

胡翠英及其夫的故事

汪靜之著

翠英及其夫的
故事

亞東圖書館出版

1927

沒有凍過沒有餓過的
人呀這是你們的羞恥

——摘自本書未用的自序

朱門酒肉臭
路有凍死骨

——
杜甫

正午之前的炎炎的夏日照着上海市梢頭的幾間低低的草舍，草舍的牆壁是竹片編成的籬笆，籬笆上塗了一重薄薄的泥土，有些處所泥土已被風雨剝蝕而碎落。舍頂的厚實的稻草已變成灰暗色，上面壓着幾條木板，又晒着



806487

一方烏黃的破爛的棉絮。

靠南的一間草舍裏有一個二十三歲的少年婦人，面色微黃，兩腮豐滿而滋潤，眼目活潑銳敏，身段帶幾分肥壯，肚皮凸起已有八九個月的身孕，穿件舊式的袖管窄小的藍布衫。伊正在那裏燒飯，爐灶是洋鐵箱裏面砌了幾塊磚改製的。伊的身後門右邊黑泥地上有一張隱約積有油垢的草蓆，草蓆上睡着伊的丈夫。他是一個約二十六七歲的壯年男子，體格頗長，闊嘴塌鼻，眉毛粗濃，眼睛略向上刁。他還在打着鼾聲，滿額堆着大顆的汗珠。

這個婦人叫做翠英，伊的丈夫的名字是財富。他這個名字是有來歷的，曾費過許多心血推敲斟酌。當他出世的時候，他的父親灶閔提議要替兒子取一個吉兆的名字，他常說：『我便是被這個晦氣名字叫壞了，什麼名字不好叫，偏要拿狗來做名字。我的老子真也糊塗！所以我這一生就和一條狗沒

有分別！』那做母親的當然很贊成取個吉兆的名字，伊想了一想便說：

「學禮伯前年生的二少爺叫做福壽，我覺得這個名字怪尊貴體面的，你聽聽看，福……壽！聽了這聲音便曉得這是闊氣人家寶貝的少爺的名字。我們身分雖然不配，兒子總是一樣要寶貝的。我想學學禮伯把兒子取名壽，不曉得像不像個名字。」

伊說了笑望着伊丈夫，一半徵求他的同意，一半預備受他的駁回。

「你曉得什麼？我想過幾日了，我想來想去我們最要緊的是要財要富，福咯壽咯都不難，常言道「有錢處處樂」，財便是福，福便是財，有了財自然有福，有福必定要先有財。說到壽，你的老子七十三，我的老子七十九，人生七十古來稀，那里沒有壽？他們都是吃苦一世。三十不為天，我今年也有四十四，苦做到如今，還是穿草鞋，背扁擔，又挑着兩肩的債。有錢人家魚肉吃得滾肥

滾壯，還要吃人參補點，怕什麼不壽？所以我說做人第一要有財，第一要有財！我便替這兒子取名財富，望他後日不再像我這樣的窮。我們已經窮了四五代了，應當窮夠了。」

父親說到這里吸了一筒旱煙，那母親極佩服地聽着。

「我們觀音山那座祖墳從前是看地先生唐鳴皋看的風水，他是一個好手，方國樑中了舉人，萬顯祖開了當舖，都是他看的風水。他說觀音山那座風水叫做「獨立金雞」，龍脈有幾里長，說是後來一定要大發，不過先要窮兩代。看地先生說過發的是長房，我們代代是長房，所以會祖父望我祖父發，祖父望我老子發，我老子又望我發，那曉得我們三代都是生殺了倒灶八字，一代望一代，到頭來反弄得一代不如一代。這兒子的八字已經排過兩個算命先生，都說八個字個個都好，想必觀音山的風水要轉了，看地先生的話要驗了。唉！只

望他早日翻翻身，替我們出出氣！」

這麼研究了一番之後，財富這個名字便確定了。

可是近半月來翠英很不滿意這個名字，屢有非議的事，伊常說：

「財富——財富要到棺「材」裏才富！」

財富起初聽了這話，由伊說去也不理伊，但是昨天伊又帶恨帶罵說這句話，財富惱起來打了伊幾個耳光。他說女人家的嘴是毒的，被伊這麼一說，恐怕真的一世不能出頭了。他說後日應了伊的話，定要打得伊臭死。

今天翠英一邊燒午飯一邊嘖嘖咕咕地說：

「自家的命不好，却怪我說壞了。窮的說不富，富的說不窮，我那里不望

你富？說說是百無禁忌的。」

伊這樣說時，財富已經醒來了，財富正在翻身伸懶腰，伊又訴罵了：

「一睡睡到正中飯，天上又沒有銅錢落下來，作算有銅錢落下來，也要早點起來拾。昨夜叫你去買三升米，只買了二升半，家裏吃了早頓沒夜頓，你老人家却拿半升米的錢去喝黃湯。喝得稀爛醉，暈到這時光還不起身。你再暈兩天，看你吃什麼！我肚裏這個小孽障就要出來了，你怎麼養得他起？」

說到這里，財富已經走起洗臉，財富嫂在灶頭旁邊劈柴，劈着柴又訴說起來，眼睛並不望着財富：

「說是搬到這里來等事，等了十來日了，等着了什麼屁事！這樣低這樣窄的草舍，真同螺螄殼一樣，燒起飯來滿屋子的煙，裏面是紅紅的火，外面是火一樣的太陽，我們又不是兩隻燒餅，日日在這里烘烤，身上真像要烘焦了似的！汗水雨一樣，衣裳褲一日溼到晚，沒有乾過。」

伊說了用袖子揩着額部面部的汗水，又揉了揉被煙弄瞎的眼睛。財富

很頹喪地坐在舊板桌邊，聽了妻子的訴說一點不理睬，似乎有幾分慚愧之色，隱於眉目之間。

「昨夜回來已經醉了也沒有問你，昨天到蘭馨茶莊去討到了什麼回信？」

「回信？烏個回信！他說和老板商量過老板不肯答應，說他店裏內場人手很足，一時插不下，叫我暫等兩個月再看。真個是酒肉弟兄多多有，落難之中半個無！」

「再等兩個月！有錢人說話多少輕鬆！難道兩張嘴可以用鐵鈎掛起來等麼？錢就要完了，沒有幾天就要翹辮了！」

「現在還有幾個錢？」

「還有錢！還有一份大家私放在我這裏！」

「吃了中飯再到瑞春茶號去看看。」

於是財富嫂忙把飯燒好，炒了兩隻銅板的豆芽。財富本來要吃三碗飯一餐，近日爲了怕要鬧飢荒，所以特別節省，只吃一碗半便罷了。他吃好飯便戴了一頂兩年前賣的已被煤灰染黑了的草帽出門去了。

他跑了里把路跑到電車路，搭了幾隻銅板電車來到瑞春茶號。生意頗好，沿櫃檯站着好幾個人，櫃檯裏忙得很，稱的稱，包的包，繫的繫，打算盤的打算盤，數洋錢的數洋錢，拋銅板的拋銅板，財富走進店門，望見櫃檯裏一個曾經認識過的夥計點了一點頭，那夥計極敷衍地點一點頭回答財富，就趕快把眼光斂回去看着他的茶葉包了。

眼桌後面一張桌邊坐着管事的陳克勤，他已有六十歲光景，額頂上的頭髮落得精光，眼睛滾圓，下巴很狹仄。他和財富是同族，但不是很近的本家。

他正在買一注茶進店，一邊翻着紙包裹的茶樣，一邊和賣主爭論茶價。

管事先生看見財富走進來，略微瞥了他一眼，隨即回頭去討論茶價，假裝沒有看見他。財富笑着上前去和管事的招呼，管事的勉強向他極慢極微地點着頭，似乎是以爲這樣的頭是不值得點的，所以只點了半個，頸項幾乎還沒有彎曲，便在半路上停止了。接着很冷淡地很不屑地望着他，用很慢很含糊的聲音說：

『你來了。』

這句話既非問話，又不是陳述語，誰也猜不透他所表的是什麼意義，其實他自己也並不想表出什麼意義來。財富見了這情形自己覺得真是無地自容，心裏暗想：『老古話「出門看天色，進門看臉色」，他這麼似理似不理的樣子，只怕事體又不成了。』他這樣想着使用探詢的希冀的神氣望着管事的

陳克勤：

「前幾天拜託老板的事，不知和老板商量過了麼？」

那管事的族叔用無表情的臉向他說：

「剛才老板在店裏吃了午飯去，我因為進貨忙忘記問他的意見，現在內場師傅人手一點不缺，照情形看起來老板是不會答應的。我總替你說說看，不過老板不曉得要幾時再到店裏來，他一兩月不來的時候也有的。」

管事先生說了轉身拿起筆管來撥那泡了做樣子的茶碗，挑起一片茶葉放在嘴裏咀嚼，好像不知道有財富這個人在旁邊。接着又和那茶客爭論了，賣主說這是高山雲霧茶，買主說茶味太薄，老片又多，賣主討價要六十四塊錢一擔，買主只出到五十八。

財富心裏想：「真是貴人多忘事，他是老板的表親，又是本店出身的，老板

十分重用他，瑞春茶號的權柄完全交在他手裏，他若一走，店裏的生意就要減去一半。只要他一句話，添三人減四人，老板是沒有話講的，他自己的兒子，姪子，妻舅，內姪都是他用進來的。和老板商量只是推托的話罷了。我爲什麼要把熱面孔來煨人家的冷屁股？他媽的！我餓殺不再求他！」

他主意定了，便不再向管事的陳克勤裝笑臉，提起腳來望裏走，打算到內場去找他從前同事過的好朋友何貴發。貴發和財富是同縣人，他們兩人一齊在同盛茶號做學徒出身，兩人都是大大的個兒，力氣也不小，在內場做茶的本領都不是很壞的。他去年因爲和管事的吵了嘴，才被老板辭了生意，改到瑞春茶號裏來。

『老貴你昨天中了一百塊，不要再瞞我們了，快辦一桌酒來吃吃。』財富剛走到後場的門口聽見裏面有人說話。

「等我中了五萬再請你們全內場的朋友吃三日酒，看三夜戲。」是貴發的聲音。

「不行，起碼要三斤蹄膀，兩瓶白玫瑰，或者逛一趟新世界，隨便你揀。」

「就算一斤蹄膀，一斤白玫瑰罷。」

「你這小氣鬼！」

財富走進去看見貴發和另外一個同事在那裏篩茶葉，貴發見他進來便丟了篩子來招呼他坐。

「恭喜你中了一百塊！」財富笑嘻嘻地向着貴發。

貴發聽了這話，便預感着一種困難，心想財富的錢定是吃光了，又謀不着事，這一來決沒有好事體，覺得不好對付，便問道：

「那個放的謠言？」

「我聽說的。」

「沒有的事，我那里有這樣好財運！」

財富曉得貴發是怕他來借錢，不好意思再說下去，但又想到幾個月前曾借過三塊錢給貴發，還沒有歸還，不妨向他開口：

「老貴，我歇生意已經二十日了，還沒有尋着行當，你是曉得的。不瞞你說，現在家裏沒有幾日糧了，你欠我那三塊錢慢慢再說，現在不必提起，今天我想另外向你暫借五塊，等我上了生意就還你。」

「果然被我料着了，真是討厭的事。」貴發暗想着，但他馬上便有話回答：

「你今朝真是窮和尙碰着極門徒，我近來也非常緊手，今天早上還向他老李借了兩隻角子去買襪哩。」說着用右手的食指指着另外一個在身邊

篩茶的師傅，那師傅老李會意，假裝點頭承認。

「你那三塊錢欠了你半年了，真是對不住！今天是六月十八，這個月的薪水早已預支用掉了，下個月的薪水要寄家用，八月的薪水要做件等着穿的衣服，九月的薪水一定還你。」貴發說了倒了杯茶給財富。

「並不是我要向你討債，我窮到這樣子，你六月，七月，八月地數你自己的用場，半個錢不肯借，一口回煞，未免太難爲情了。」

「我也是窮，若是有的說話，借你十塊二十塊不消說是肯的，你我是多年的老朋友。」

「貴發說話時臉上有點難爲情的樣子。接着他做出很表同情的態度對財富說：

「你出了同盛茶號還沒有找着生意麼？上海茶葉店有的是，有什麼希

「奇！那老不死的，真豈有此理！他去年爲一個熟昏的烏管事歇我的生意，我便找不着生意了麼？老子在這里反多了一塊錢一月的薪水。」他其實是在那里自己出氣，并非替財富抱不平。

這時有一個內場師傅馱了一大袋茶葉進來，財富一看原來是鄰村的三陞。他把茶袋放下便坐在茶袋上望着財富說：

「老財，你三月前向我借的三塊半錢，說是回店之後還我，你從家裏來上海一個多月了，也沒有問過你。明天有信客回鄉，我要託他帶點家用去，你今天來了正好，我本打算要去找你，你就在這里把那筆錢清了罷，省得我去跑。」財富懊悔不該出來，覺得今天真悔氣透頂了。

「我沒有錢。」

「沒有錢便算了麼？」

「等我謀着事再還你。」

「你還想謀得着事？我曉得你那一年才有事到手？」接着是一聲冷

笑——「嘿嘿！」

「老三，你可惡傢伙，不要這樣笑人！你真不近情理，我從前也借過你

錢。」財富把眼角上刁的眼睛揚了一揚，有點生氣了。

「那麼，我近情理一點，不再笑你了。但是我的錢今天非還我不可！」

「我身上只帶着六隻角子，叫我拿什麼還你？」

「老貴欠你三塊錢，我們三人當面說定，叫他轉還給我好了。你是歇了

生意的，以後要討這筆債恐怕沒有希望了。」

財富本不願這樣辦，但沒有別法只得承認了，貴發當然也只好答應。三

人說妥當之後，三陞帶三分得意的聲調說：

『索性把你身上那六隻角子也拿出來罷，三塊半錢一清二楚，彼此兩訖，省得再掛一筆賬。半塊錢上那五隻銅板的零頭不要你了，送你喝幾兩酒罷。』

財富心想家中老婆那里的錢也所剩無幾了，實在捨不得把自己僅存的六隻角子拿出來，但因氣忿不過，所以躊躇了一番之後，便決然把六隻角子拿出來向桌上一拋，隨即站起身來，同時說道：

『再會。還有五隻銅板過兩天還你。』說着向外走了。

『五隻銅板小事，用不着客氣了。』三陞說了趕快拿起三枚雙角子來看，怕角子是銅的或鉛的。

財富走出內場門時，聽見裏面起了一陣開心的笑聲，笑聲裏混着貴發的一聲忍了笑說出來的『不送了，』但笑聲沒有完全忍下去，還有幾粒笑夾在

三個字裏面。

店堂裏管事先生陳克勤又在那里和另一個茶客看茶論價了。財富經過管事先生的身邊，管事先生望也不望他一下。他氣惱得很，迅速地走出店門，心裏覺得十分難受。

坐電車的銅板也沒有了，只得走回去。

二

財富是A省S縣擇處村人，世代業農，祖上本有八九畝田，六七塊茶地，但幾代一分，分到他父親灶閃手裏，田只有一畝，茶地只有半塊了。此外灶閃的父親還有長年二分利的六十塊錢的債叫他還。灶閃種了幾畝地主的田，又

替地主做茶種茶，養養父母，尚可餬口，六十塊的債上的十二元的利息年年可以還清。到近三十歲時積蓄了有半百元，本可把舊債還清，但年紀已經到了，不能不討老婆。那時候女子的身價還便宜，連開銷只要一百塊錢便可討進門，於是灶閃去借了五十元的新債，討了老婆成了家。

這麼一來，新債舊債一共是一百十元，年利是二十二元，灶閃發狠做也不能年年還清利息，有時一年欠三四元，有時一年欠五六元，後來父母死了，兩回買棺材壽衣等費又是三四十元。灶閃把喪事弄畢後曾經歎氣說：

『唉！真是死人也死不起！我總算節省到頂了，也用去近四十元。我怕爺娘在地下要怪我待他們太薄哩！棺材板是薄薄的，壽衣的布又粗又稀，想想還有點過意不去。但我是很盡力了的，總不能說我不孝了。』

後來財富出世之後，十幾年裏灶閃苦苦做，所幸沒有再添新債，但利息

常常拖欠，一共又積欠了六七十元，債主屢次催他償清，十幾年來所拖欠的利息，警告他將要來管業了。過了幾個月，債主給了他最後的通知，限他一年內還清舊債的利息。灶閃焦急地拚命做了一年，依然故我，當然是還不出來，於是他惟一的家產的一畝田被債主管了去了。

財富便是在這樣的債堆裏滾大。當他和牛腿差不多高的時候，便去替人家牧牛，牧牛回到私塾裏去讀幾點鐘書，算是半牧半讀的樣子。灶閃家境這樣艱苦，爲什麼還要給兒子讀書呢？這是因爲他以爲觀音山那座名叫「獨立金雞」的祖墳要轉了，那風水要發的是長房，他便是長房的一脈，幾代以來代代是長房，所以他以爲那風水一定是發在財富身上，他深信而不疑。他想兒子既然要發達，就應該給他讀書，他說：

「書上說『滿朝朱紫貴，盡是讀書人』，讀書是上進的正路。只要兒子

有好日，我這副老骨頭也不是白苦的。」

學金起初每年兩元，後來加到三元，這筆錢灶閔是很樂於拿出來的。但是財富天資很魯鈍，又極撒野，不愛讀書，專好打架，跳高舞棍是他的拿手戲。讀了四年，只讀了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詩，孝經，和二十頁幼學瓊林，一句不解是不必說了，而且是讀了下頁忘了上頁，認不得幾個字，自己的姓名也寫不端正。

灶閔對於兒子的讀書讀不出，很是失望，但是當兒子十二歲的那一年他又有了希望了。那年有一個在上海同盛茶號裏做伙計的遠親回家，灶閔去託他把兒子帶到上海去薦進同盛茶號做學徒，那遠親一口答應了。

「要發達也不一定讀書做官，學了生意，將來能夠開兩爿店做個財主也便和做官一樣。」同盛裏老板洪近仁的老子也和我們一樣窮得不可開交。

託人把兒子帶到上海茶葉店裏去做學徒，後來洪近仁居然開了店，一年要賺半個「草字頭」，他一日賺的錢比我一年辛苦到頭的出息還要多。財富這一去大概是有了望了。」

灶閔有了新的希望，很高興地對他的老婆說了這一篇話，做母親的聽了很信以為真，而且佩服伊丈夫的識見。

兒子到上海同盛茶號內場做學徒去了，灶閔不必再管，他一年做到頭的志願只是要還清那二十二元的利錢，他擔憂的只是怕利錢還不清，至於本銀他沒有能力也不想還，他肯定兒子後日要大發財，那里沒有還這筆小債的能

力？
財富做學徒的時候，常把每月六百錢的月規省一點下來買幾條祥茂牌洋皂託信客帶回去給母親洗衣服。父母接到洋皂都很高興，以為兒子很孝

順，而那母親更是每遇着左鄰右舍的婦女必誇說一番，說是上海買來的祥茂牌洋皂比村裏雜貨店裏賣的祥茂牌好得多。伊又用種種證明保證伊的話，譬如村店裏的祥茂牌一塊洗不乾淨幾件衣服，伊兒子買來的祥茂牌用不了，一點兒便洗得十分乾淨了，又如村店裏的用力擦幾下還沒有什麼白泡，兒子買來的只消輕輕一擦便滿滿盪起白泡了。

那母親的宣傳影響很大，漸漸使擇處村裏半數的婦女都知道了，甚至於村裏雜貨店的老板大起恐慌，親自到伊家裏來告訴伊，伊的謠言妨害了他的營業，謠言再放下去他要投地保來和伊講話了。伊被老板這麼一駭，從此把誇說終止了。

財富只常常買幾條洋皂，另外沒有別的寄回家，到做學徒出了師有兩元一月的薪水，才每年寄回去六塊錢。父母接了六塊錢更是喜之不勝，那父親

笑着告訴老婆，這是賺錢的開始，初賺錢是不多的，後日定會由六元而六十，由六十而六百，由六百而六千。伊相信得很，丈夫的話是不會錯的。

但是財富寄回家的錢還沒有由六元而六十，灶因便死了。他臨終時含淚對他老婆說：

『我是沒有福氣，享不着兒子的福了，你的筋骨還好，一定享得着財富的福的。』

過了幾年財富的月薪頂多加到四元，每年只寄二十二元回去上利銀，母親還要自做自活。

財富二十四歲的時候回家娶親，這時和他父親娶親的時代不同了，女子的身價貴起來了，光是財禮銀便要一百元，加上別的開銷沒有一百五十元討不進門。財富自己積蓄的錢只有六十元，幾次去和他同族的族伯學禮（他

有一百多畝田，又放了有千把塊錢的債，商量，勉強借得一百元，這時利息比從前重了，年利二分四，每年要繳二十四塊。

那母親很是憂慮，伊對財富說：

「討媳婦真討不起呀！如今世界是樣樣都貴，連媳婦的身價也貴了，要一百塊財禮銀！真貴得豈有此理！但你不能做一世光棍，總要娶親成家，討媳婦是終身大事，便是借債也不能不討。你爸爸討我的時候也是借債，你現在又是借債，舊債加新債，越加越多，這個人家真不曉得怎麼弄好！你祖父有六十塊錢的債放在你爸爸身上，你爸爸起早沒夜千辛萬苦地做，從來沒有吃好着好，用一個錢都要掂掂厚薄，誰知無論怎樣終歸攢不出債堆。兒呀！你要快點交了好運，發一注財才好！」

財富沒有什麼好說，他的薪水快要加到頂了，此外又無別的方法弄錢，但

他也隱約覺得交了運自然會發財，不過財如何發他想像不出。

討來的媳婦是金牛莊人，也是窮苦不堪的農家女。夫妻倆你恩我愛，十二分講得來，但財富對於負在身上的債總很擔憂，翠英看了這樣子也很難過，一天夜裏伊在枕頭上極表同情地說：

『你借了一筆大款才討我進門，這真叫做半夜暈在姐身邊，半夜暈在債身邊。』

伊說了覺得難為情起來，臉上發紅發熱，忙用手緊緊抱着財富，把臉攢在他的臉邊貼枕頭藏着。

他娶親過了三個月便回上海店裏去了。伊說他出息少，每年四十六元的利銀拿不出來，伊要到地主學禮家去做飯婆，幫忙還利錢。伊去請求學禮，學禮允許了，每年工錢十二元，吃東家的飯，一天亮便去做生活，吃了晚飯回家。

和婆婆同睡。

財富勉強湊湊，一年可寄三十幾元回家，還了舊債的利錢，餘下的十來元給母親做飯錢，因為母親老了不能再替人家做各種生活，單靠那半塊茶地每年十幾塊錢的出產不夠吃飯了。

學禮的二少爺福壽——便是財富的母親想學他把兒子取名壽福的——村中婦女已有四五個弄到手了，他很看想家中的飯婆翠英，但是翠英是一規二矩的女人，從沒有好眼色給他，他得不着好機會，無從下手。

一個秋雨淋漓的下午，伊在柴房裏劈柴，那柴房和住屋間隔着一個菜園，是一間很大的平房，裏面放着犁耙等一切農具及製茶的茶具，此外堆着一角從地面堆到屋頂的乾柴，另一角滿堆着稻草及麥稈。

「劈柴劈辛苦了罷？」

伊正在劈柴聽見這聲音知道是二少爺，停了手回頭一望，果然是福壽向伊走來。他比財富大兩歲，但看去要年輕些，身材瘦瘦的，臉孔略作長方，皮肉半黃半白，穿件灰色湖縐夾衫，戴着瓜皮帽。伊知道他的來意，因為他找伊不止一次了，伊不想和他多說話，只說了一句：

「窮人是不曉得什麼是辛苦的。」說着轉身自顧劈柴。

「但是你這麼一個美人不要太辛苦了。」

「二少爺不要說笑話。」

「你歇歇吧，你太辛苦了。我是很心疼的。我是你的小東家，我不要你做事，你何必這樣趕忙呢？我和你談談，歇歇罷。」

但伊不肯停手。

「你真可愛！」他從伊身後把伊抱住，伊掙扎着要脫身。

「二少爺，像什麼樣子！」

「這樣子不很好麼？」說着又捧起伊的臉來親嘴。

「二少爺，不要太不像人樣，這是要兩相情願的。」

「你到底還是不情願麼？」

「不情願。」

「你曉得，我是不喜歡二奶奶的，你依了我，我一定好好待你，也不叫你做生活，你要綢衣布衣，要金銀首飾，要胭脂花粉，要吃魚吃肉，我樣樣都辦給你，把你養得好好的，裝扮得好好的，你外面是財富的老婆，內裏便是我自己的奶奶一樣，可以享福一世，還有什麼比這更好的？」你明白一點想想看，不要自己錯過了。你要曉得，財富馱了遍身的債，一世也做不出頭，幾塊錢一月，你靠着他只好苦到老……你看，這稻草不可以當床用麼？」

他花言巧語地說了一篇，說得蜜一樣地甜，伊聽了受了誘惑的魔力，心裏輾了。本已有從順之意，但忽想着「好女不嫁二夫」的古訓，復又堅強起伊的意志來拒絕他。

「好女不偷漢，隨你怎樣甜言蜜語，我不答應。丈夫窮不要緊，我們可以和睦睦地好到老。」

「不管你答應不答應！」說着使用強迫的手段，把伊推在稻草上。

「快放手！我要喊起來了！」

他不放手。

「救人呀！」伊大喊起來。他怕被他父親和二奶奶聽見，回頭向門外

望去，看有沒有人在菜園裏，伊乘他不防備用力一擺脫，站起來向外奔跑。

「賤貨！不識抬舉！」他發怒着望着伊奔出去，帶着幾分兇相。

三

他。

「福壽對我無理過。」

「財富到家第一夜進房的時候，妻子這樣告訴

「怎樣無理？」

「半月之前我在柴房裏劈柴，他進來打擾。」

「你便肯麼？」

「財富急起來了。」

「你把我當什麼人？我死也不肯！」

「真可惡！」

他這才放下心來。

「聽說隔壁的得祿嫂也上了他的手了。」

伊舉別人的例來顯出自己

的清高。

『不要再去替他家做活了。』他又不放心起來。

『不去做活那裏有飯吃？還利銀的錢那裏來？吃他一碗，憑他使喚，做生活不得不憑他使喚，邪事不憑他使喚就是了。我又不像那些濫貨一樣，我的主意是石頭一般硬，隨便他使什麼法術都騙不了我，你怕什麼？儘可放心。』

他完全信任伊是個正經女人，而且他養不起老婆，還不出利息，沒有別法，只好讓伊再去做活。他雖說是自己討了老婆，其實只是替債主討了一個飯婆。

他住了兩月又回上海店裏去，臨行時千叮囑萬叮囑，叫她要小心謹慎，拿穩主意，不要受福壽的引誘，伊也說了許多『你放心，我不是那樣人。』

福壽自上回柴房裏失敗之後，心裏又惱恨又可惜，他想：「一塊好肉已經上筷了，已經到唇邊了，還吃不成功，可惜透了！」他又千方百計地設法。有一次財富嫂在廚房裏淘米，他拿了八塊錢要放到伊的袋裏去一邊放一邊說。

「你以為我上回的話是哄騙你麼？決不哄騙你，不相信我現在就先送你八塊錢用用，遵依我之後，你不拘什麼時候要三十五十，只要開口，馬上給你。」

「不管你哄騙不哄騙，我不要你的錢。」伊用手把衣袋揪牢，不讓他放進去。

「你收起來罷，吃過夜飯便到柴房裏去等我。還嫌少麼？再添你四塊，和你做一年飯婆的工錢一樣，總算出到最高的價錢了。」說着又掏出四塊

錢。

「啐！你以為我和那些妖怪一樣，會把清高的身體賣給人麼？二少爺，你不要弄錯，我是你的飯婆，不是你的婊子，不論什麼生活吩咐我都遵命做到，叫我做婊子不能遵命！再添四塊！再添四百塊也不相干！」

伊詞正言順地說過之後，他還想再說，另外一個飯婆提了一籃洗過的菜到廚房裏來，他只得出去了。

又有一天大清早，財富嫂在院子裏洗衣服，福壽又嘻皮賴臉地向伊走來，走到伊面前說：

「前天得罪了你，真對不住！」

「二少爺不要這樣客氣。」伊笑着回答。

「你說你不是婊子，真不錯，我是昏了頭了。你是個聰明能幹的女子，請

語說得十分有理，我佩服得很。」

「二少爺稱讚錯了，我是不配的。」

「一點不稱讚錯，我因為敬服你的通達道理，所以要和你做個真正經經的朋友，和親兄妹一樣，以後你要用錢我可以像哥哥一樣幫助你。我們從今天做兄妹起，以後大家要好。現在第一天把這個戒指送給你算是禮物，不過你不要被二奶奶看見。」

他說着把手上的金戒指脫下來，彎下腰去要套在伊的手指上，並說道：

「我給你套上去試試看。」

他知道財富嫂是正派婦女，直刀明鎗是攻不進的，所以改走轉彎抹角的路，用一番細工夫去攏絡伊。他拿東西送伊，並不是情誼的贈與，仍舊是買賣的交易，這金戒指絕非禮物，實是一種人身的代價。

伊見了他的輝煌燦燦的金戒指心裏着實動了一下，心神恍惚，有點把握不定起來。戴了這寶物，何等美麗，何等尊貴，何等光榮！伊很想馬上伸手去奪了來，但一轉念，明白了他是用硬工用不進才來用軟工的，受了他的戒指將來無非又是要鬧那套把戲，而且不小心被二奶奶得知更是危險，恐怕還要打破飯碗；這麼一想，伊害怕起來，再也不敢伸手去接那心愛的金光閃閃的裝飾品，只顧自己埋頭洗衣，一邊笑着回答道：

「二少爺真是說瘋話！『他』雖然和你同輩，但你是村裏第一個財主，我們是半個錢都沒有的窮家小戶，而且又是你們的用人，那里可以和你做兄弟姊妹？你的禮物我不敢收領，我的窮手也不配戴尊貴的金戒指。」

「不必說窮不窮的話，這戒指只有你這樣好看的手配戴牠。」
他握着伊的手要替伊戴，伊不肯讓他戴，爭執之間把戒指滑到洗衣的木

盆裏去了。伊從水裏掬起來想把牠擲到院子當中去，但不敢把這樣值錢的東西擲得太遠，便擲在他的腳下，站起來向廳裏去了。伊後面有二少爺的罵聲：

「怪物！好歹都不識！」

他是最有耐性的，此後還鬧了幾次別樣的把戲，再四再三地和伊纏不了。無論用什麼手段，用什麼香餌，總不能使伊上鈞。伊總是這樣勸告他：

「二少爺，收了心罷，不要再想了。」

這樣下去到四月初，財富的母親傷寒病得很危險，託人寫信叫財富回家。等他趕到家，母親已經死了，他買了頂便宜的薄皮棺材把伊埋了。伊給他的遺產除了那半塊茶地外，便是二百十元的債。

福壽想財富嫂越想不到手越是垂涎，他想：「我陳福壽村裏的婦女要」

個便是一個，誰不巴結我歡迎我？這東西却給我碰了許多釘子，好不可惱！

伊的相貌也不過中中，但伊要和我硬，我也偏要和伊硬到底！」

後來他想起一個方策，他想：「這麼一來定要成功，伊不肯我偏要使伊終生屬於我，讓我把伊……」想着時露出野獸的笑容。他並不在用情，只是要賭氣。

他和父親把一切商量好了，便去向財富索債，限三日還清，否則縣裏馬上要發差來了。他的父親學禮是前清的拔貢，又是村董，知事是要聯絡鄉紳的，鄉紳隨便遞一張呈子馬上便會發差。

財富駭得三魂落了二魂，夜飯後跑去向福壽求情。福壽起初十分蠻橫強硬，到後來才說：

「既這樣我便退讓一步罷，一點沒有商量的餘地太使你爲難了。我爲

你着想，有一個通融辦法，省得你去坐監牢，聽不聽隨你。這辦法是這樣的：你的女人我看你也養不起，你又年年在上海，放在家裏沒有用，你肩上了挑了許多債，一年做到頭利銀也還不清，你苦做一世莫想還這筆債。而且利銀的拖欠年年增加，這樣下去，你今生死也做不出頭了。我看你可憐，我們一家是世代積德的，所以我現在想做件好事，不叫你再負債。」

財富聽了這一大篇話，不知意旨所在，聽到最後「做件好事，不叫你再負債」兩句，喜出望外，幾乎高興得跳起來，口裏忙說道：

「你做這樣大的好事，不要我的債，我不曉得怎樣感謝你！我到死都不忘記你的好處，來生做大馬報你的恩！」

福壽狡獪地微笑了一笑。

「不曉得你遵依不遵依我的辦法，如果不遵依，後天縣知事便發差來捉

你去，公事公辦，我也無別法救你了。」

「你這樣的好心，我那里還不遵依？」

「你欠我和欠別人的債共是二百十元，這三年又欠我利銀三十六元，我的不要你還，別的債我代你去還，二百四十六元債，馬上可以一筆勾銷，只要你在這上面畫一個十字。」

說着從衣袋裏拿出一張桑皮紙的契據來鋪在桌上。

「你不要我的債，還要代我還別的債實在是好到頂了，爲什麼又要我畫十字？這不是一張契據麼？」財富弄得昏頭昏腦了。

「不管是什麼，你只顧畫十字便是了。」他拿起一支筆來塞在財富手裏。

「不問清楚怎麼可以畫押呢？這不是一張田契麼？我半畝田也沒

有。

「不是田契，是人契。」

「人契？難道把我賣做奴才麼？」財富更是摸不着頭腦了。

「財富，你的債以前本沒有逼你還過，現在看你做伙計也做不出山，將來總歸還不起這筆債，所以索性趁早了結，不要你還了，但你不畫押是不行的。你不快畫好，我只說你賴債，你後天夜裏便要住在監牢裏。畫不畫？」

「畫是畫，但我不懂這是什麼人契？」

「我和你說過，你養不起老婆，我代你養，你又省了飯食錢又清了債，這不是一舉兩得麼？而且我和你是平輩，同樣是「遠」字排行，並不算上下不清的亂倫的事。你的老婆放在家裏不用也糟塌了，你在外面節省一點積蓄了幾個錢，將來再討一個不好麼？好，你認不着幾個字，我讀你聽吧。」

立出賣妻室杜絕契人陳財富今因生計艱難願將原配趙氏同縣金牛莊趙福海之次女年二十三歲品貌端莊爲人清正操持家務節儉勤謹洵中說合杜絕賣與

福壽族兄爲妾三面議定時值杜絕身價洋一百八十元正當日一併收足無誤自賣之後任憑後夫約束教管生男育女均屬後夫繼嗣永與前夫無涉此係自妻已賣並無爭阻糾葛等情倘有房族或妻黨等人滋擾混鬧均歸出賣人承當理值不涉買主之事此係兩願各無反悔恐後無憑立此出賣妻室杜絕契存執爲據

民國八年陰曆四月望後二日 立出賣妻室契人陳財富

中人 陳三多

代筆 陳繩武

財富聽了，氣得直跳起來。睜着吊眼角的烏珠道：

「你真欺人太甚！誰和你說我要賣老婆？我幾時答應你的？」

「你聽我說完。你討來的財禮銀是一百元，現今買一個小頂多一百五十元，我人已經看中了，也不在乎幾個錢，特別客氣給你一百八十元，你那塊茶地也賣了給我，寬一點算五十元，你一共欠本利洋二百四十六元，除了一百八十加五十，還缺十六元，這十六元等你到店裏去後我再叫你們老板代我從你的薪水上扣下來。」

財富暗想清了債固然是好，但賣老婆是完全不甘心的。

「你完全是欺人！我財富雖窮，賣老婆是萬不肯幹的。」

「你欠了一屁股兩脅肋的債，儘夠累死你了。你不要弄錯，這全是我體貼你的意思，你不可誤會了我的好意。至於賣老婆一點也不希奇，鄰近C縣

裏賣老婆租老婆的事到處都是。」

沉默了半晌，福壽再開口：

「你若定不肯賣的話，我還有一個再退一步的辦法：把你的老婆租給我，每年把你應繳的二十四元利銀當作租金，這也是頂高的價錢了。一租賃期內生的子女算我的，期滿以後生的仍舊是你的。租期至少五年，五年之後把債償清才能贖回，如果償還不出，便在我家住一世也可以，幾個飯米錢我滿不在乎。而且穿一身舊衣裳到我家來，後日贖回時還要給伊穿一身新衣裳回去。租契也預備好在這里，我再唸吧：『立租約契人陳福壽，今因正室尙未舉子，』不孝有三，無後爲大，』時以乏嗣爲憂……』……」

「你娘的，你要叫我做忘八麼？我真悔氣，欠了你這筆冤債！」
起火來。
財富發

「什麼？你這東西罵起我來了？要曉得我是你的債主，老古話「不孝怨父母，負債怨財主」，怎麼可以怨財主呢？你有本領你也可以做財主。債主不可怨和父母不可怨是一樣的，父母有生你養你之恩，所以怨不得，債主也有借錢養你之恩，難道便怨得麼？」

福壽停了一停，似乎是等候財富承認他的話，接着又說：

「唉！我才是悔氣哩，討了小，借你用了幾年！原是我借你的錢，就和我自己討了小一樣，我的錢討的小我爲什麼不能收回呢？現在有三條路隨便你走一條：一條是賣給我，一條是租給我，一條是坐監牢。現在我要睡了，你回去想想仔細吧，限你三日回信，三日後便由我擺佈了。」

財富垂頭喪氣地走回家，在家門口聽見妻子在裏面唸一只歌謠：

「小小人家，

欠了百兩銀，

年年加利加不清。

早晨做到夜黃昏，

只好做來貼別人！」

他走進去把在福壽家的情形告訴伊，和伊商量辦法。他想了清這些債，確是再好沒有了，但忘八的恥辱總不願受。伊也羨慕二奶奶的生活，覺得嫁給福壽吃着穿戴，樣樣不愁，實在寫意，但總不願做這樣下流卑鄙的行爲。

他倆商量到夜半，財富想出逃債的一法：

「三十六策，走爲上策。他起了壞心思，戀情是無用的。另外那一百十元雖不是我本身欠的，我的祖父和爸爸已經過世了，但常言道「人死債不
死」，他們逼起來也不會放鬆。隨使他怎樣逼我，便是借雷公的天雷來威嚇

我，我也捨不得把你讓給別人，我和你還是逃到上海去，看他討不討得着一個鳥錢！你到上海同盛裏去揀茶，一個月可以揀出五六塊錢，再加上做夜作一個月一共有七八元，你自己也夠養活自己了。」

『他們不會來捉我們麼？』 伊一半兒喜一半兒怕。

『你真是鄉下人，一點沒見過世面，你當上海和我們擇處村一樣小麼？比我們S縣的縣分還要大哩！人山人海，那里找得着？我們兩口兒在外面自由自在，不受人家管束，不受人家氣惱，多少快活！』

他高興得抱着伊親起嘴來，太用力了使伊的腳離開地面了。

但是有一層難，兩人到上海至少要十六元的路費，現在一個錢也無着落。那半塊茶地可以賣五十元，但有了債主的產業是沒有人敢買的。他住的一所平房是三家共有的，也不能拆開賣，其實一共也只賣得四五十元。

「明天我去設法。」伊挺身擔任。

四

次日夜間半夜時光有兩個人在距離擇處村三十里的地方，背着擇處村向前飛跑，男的在前面，女的在後面緊跟着：這一對便是財富夫婦。

滿月稍微缺了一點，夜色如銀，清光四照，空中灰白昏暗，好像泛滿了牛乳色的晨霧，四望盡是剛蒔下的秧田，暗綠的秧苗粗長如筷，淡風時拂，翻舞不已，水田中有銀白的月光激漾，秧影凌亂如極淡的墨水畫。蛙鼓蚓笛之鳴奏好像是助秧針舞弄之樂曲，又好像是爲這一對夜行者哀哭，彷彿是說：

「可憐的人們，可憐的夢想者！你們癡想着去開闢你們前途的樂園，但

是前面只有虎的鋼牙，狼的鐵爪在那里張牙舞爪地等候你們！

但是這兩個夜行的旅人不知道自己的命運。

『那金戒指金耳環到底是那里弄來的？』男的忽然發問。

『忙什麼？現在還不是談講的時候，趕快跑要緊，不要被他們發覺了追

了來。』女的這樣回答。

他們又盡量地跑，走完了田野又跑上山嶺。滿山莽莽的野草叢生，其中

東一塊西一塊地分佈着許多茶地，刈盡野草的光光的土地上的茶樹作深黑色，遠望茶地很像棋盤，一團一團的茶樹便是棋子。山路旁邊也常有竹園或

樹林，望去黑洞洞地陰慘慘地十分可怕，使人毛骨悚然，似乎有山妖怪潛蹤在黑影裏要作弄這兩個男女，似乎有魍魎魍魎跡林中暗笑，喜可口的食物到了。

山中沉寂如止水，一點響動也沒有，只有兩人急迫有力的步聲。這條山嶺高四五里，這邊跑上，那邊翻山跑下，跑得非常氣急，但他倆不敢停留片刻，時用袖子拭着額上的汗粒。

這樣跑了四十里之譜，在一條山溪旁邊的石頭上他們兩人坐下了。

「現在可以坐下談談了，前面不到一里路便是則腐渡，到那里上了船便沒有事了。」他指着前面一塊烏黑的市鎮。

「我的脚快要斷了，不歇歇也不能再走了，他們總不會馬上就追來的。告訴你吧，這兩只金戒指兩副金耳環都是福壽家裏的。」

「我也想到這一層。偷的麼？」

「偷的。偷字多少難聽！但是爲了我們兩人的平安，爲了要過好日子，除此沒有別法，也不得不做一回下流的事了。這些東西是放在鏡箱裏，我每

天早上替二奶奶梳頭的時候常常看見，今天早上看見仍舊放在原處，我便寬心了，我今天一日做事仍舊殷勤，到夜飯用過後抱二奶奶的小姐進房去睡的時候，房中沒有別人，我便把這寶貝藏在裏衣袋裏帶回家。

伊停了話站起來向來路遠望，看有人來沒有，復又坐下。

「這戒指很結實，一個上面是喜鵲含梅的花紋，一個是蓮子的花紋，足有二錢多重一個，耳環也不輕，用到上海儘夠了。可惜福壽手上那個戒指沒有弄來，聽說他那戒指上面是個壽字，前些時他想要用那個戒指來騙我到手，我把戒指摔在他脚下。我本想把他的手心的偷來，也算是報了仇。」

黑夜漸漸退去，慢慢黎明起來了，東方天上紅紫黃綠的早霞變幻奇異，彩色艷麗鮮美得醉人，這一對通逃者心目中的希望也和早霞一樣，的艷麗而使他倆迷醉。

一輪紅日出現之後，他倆才向則厲渡走去，先在鎮上飯店裏吃了早餐，到常店裏去把金戒指耳環賣了二十四塊錢，便到船埠頭去上了帆船。

跳上船不久便開船，這時他倆心上的石頭完全放下了。他倆在船上日日計劃着到上海後的新生活，想得樣樣都如意。

船行數日到H州，由H州乘四等火車到上海。財富仍在同盛茶號內場做事，叫他的老婆在同一個店裏揀茶。店裏不能住家眷，財富在外面租了一間四元一月的後樓，和老婆一齊住在那裏，他仍舊在店裏吃飯，叫老婆自己弄飯吃，每月只要四五塊錢。

翠英從鄉下初到大市鎮，樣樣都是見所未見，聞所未聞，處處有新鮮的感覺，新鮮的趣味。伊每天早上自己燒一鍋飯，吃了早餐外帶一籃飯幾許菜和財富一路到店裏去，中飯夜飯借店裏的鍋把冷飯熱了吃，做夜作做到九點十

點和財富回家。對於這樣的生活，他們是暫時地滿意了。

這樣過了一個月，一天晚飯後，老板洪近仁在賬房裏叫財富去說話。財

富走進去在老板的對面坐下，見老板面露兇相，不知道出了什麼事。

老板年紀已經很老了，頭髮雜着黑白二色，面容枯瘦如黃蠟，縐紋四佈，兩眼滾圓而特大，放出怕人的目光，人中極長，上唇鼓起，鬚鬚還是短的，鑲了兩個金牙齒：一副殘惡的貴相，和猩猩的面部細細比較起來，相同之點多得很。他的名字叫近仁，取『力行近乎仁』之意，其實他離仁有一萬八千里，而且他現在還日日背仁而馳。他曾誣寡婦的弟媳婦無節，致伊自盡而佔了伊僅有的六畝飯米田，他借債給窮民必有抵押品，三年不還清便沒收其產業，他用這個方法從窮人手裏奪得了七八十畝半價的田地。

『聽說別人沒有落脫的東西，你先收着了。』財富剛坐下來，老板第一

句便是硬生生的話。

『那個冤枉人家？』 財富着急得很，羞愧得紅了臉。

『還要賴麼？福壽有信在這裡。』

他從袋裏拿出一封信來打開看信，其實他只認得自己的姓名。

『你以為他和我沒有關係麼？他是我的第二個姨太太的妹夫的表弟。起初他不知你逃往那里，後來聞風才寫信來的。他叫我把你們夫妻倆撻了解回去，或者單把你的老婆送回去也可。他說你的老婆定要賣給他做小，你回去畫押也好，不回去畫押也不要緊，他自己可以代你畫一個，你現在如不同老婆一道回去畫押，以後便不能再回去，再回去馬上便把你送進監牢，老婆是做他的了。你還有兩個債主也有信來，叫我把你以後的薪水扣下來給他們，你那半塊茶地他們三人分了去了。』

他拿起茶碗來喝了一口茶又接下去：

『逃債是頂可惡的，比賊骨頭還可惡！債怎麼可以逃呢？債主借錢救你的急，救你的命，是頂大的好事，應當要報他的恩才好，怎麼可以恩將仇報？我也有許多債放在外面，都像你這樣逃了還了得麼？一半也要怪學禮老兄太不小心，像你這樣窮光蛋，沒有抵押品本不該借你一個錢。我便知道這一層，要向我借債非有抵押品不可，窮人個個會逃債，都是沒良心的，其實也因爲沒良心才窮。』

他又這樣自誇他放債的方法。

『福壽叫我把你們夫妻兩個送回去，我應當要照辦的，但我已經六十歲了，討了兩個小還沒有後嗣，我現在要趕快做做好事修個把兒子才好，所以我也把你送回去。』

財富神經非常緊張，這時呼了一口氣。老板不把財富送回去，並不是可憐財富，只因爲他要修個把兒子，而且要派伙計送，對於他無益而有損。

「但是你們夫妻兩個賊骨頭我不能再讓你們做下去，逃債尤其是我的對頭！你明天把東西料理好，另外高昇去罷。我的伙計做了賊骨頭而且還逃出來藏在我這裏，對於我的名譽大有妨害，你應當賠償我的損失，但你是——個窮光蛋，拿不出一百八十，只得扣了你這個月的五塊錢薪水算了罷。但是我看你苦惱子可憐相，而且我也要修修，所以我另外拿出四塊錢來佈施你。」

說着拿出四張一元鈔票來交給財富，裝出一副慈善的相貌，若把敷在他臉上的慈善的粉洗去，裏面實在只有極殘忍的眼臉。他的計算是再妙沒有了，把財富的五元薪水罰掉，另外再佈施他四塊，五減四，他可以進益一塊錢，而且又做了一件慈善事業。

「若是別人一定要送你回去坐監牢了，我放了 you，你應當要曉得感謝我的恩德，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圖，你這一命完全是我救你的。我佈施你四塊錢雖是小事，你也應該去替我揚揚善名。現在你去了吧，總之，你要曉得我是一個好人。」

財富沒有話說，不曉得還是感謝他好，還是怨他好，拿了四塊錢便走了，但他暗想道：「這完全是老虎掛念佛珠的傢伙！」

這時老板心裏想：「今天救人一命，又佈施了人家，一線後脈應當修得着了。」

財富和老婆說知此事，彼此都很難受。但他說有手藝總有飯吃，叫老婆放心。

誰知財富東求西託，攢了五六片茶葉鋪都謀不着事，原來上海的茶葉鋪

一百月便有九十月是他們同鄉日府人開的，同盛茶號的老板洪近仁把財富的事向同鄉的同行大宣傳了一番，叫大家不要用這賊胚，所以財富處處被拒絕。

過了十日還沒有好消息，所剩的幾個錢又維持不到幾日了，財富恐慌起來便搬到上海市梢頭一個草舍裏住，可以省了很多房租。

「唉！這真叫做命中犯仔煨行灶，走盡天邊吹火筒！」搬進草舍之後，翠英再三地歎息着唸這句諺語。

五

財富搬到草舍裏多日仍舊找不着事做，到瑞春茶號裏去想討回貴發欠

他的三塊錢，反把身邊的六角小洋被三陸拿了去，回家給老婆埋怨了一陣。後來知道老板洪近仁絕了他的路，謀事是無望了。

「常言道『跌倒自家爬，望人扶終是假，親戚朋友隔山話，』真不錯，你人也託夠了，有一面之交的沒一個不託到，那一個肯來扶你？那一個有一點真心對你？那一個不把你拜託的話當作耳邊風？你也不要再枉費工夫去託人了，不如趕早自謀生計罷。一頓飯由三碗減到兩碗，一碗半，現在減到一碗了，再過幾天要打餓肚了。」

翠英這麼把丈夫教訓了一頓，把銳敏的眼光射在丈夫臉上，要他快打算行當做。

「有什麼行當好做呢？隨便做什麼生意都要本錢，擺水菓攤要本錢，挑糖擔要本錢，賣燒餅賣油條我又沒有學過做法。我想拉黃包車倒不壞，據說

一天有塊把錢，除了半塊車租，還有半塊，生意好一天有一塊半哩！

『有十五塊錢一月還不好麼？你在同盛裏只有五塊。』財富嫂高興有了生路。

『好是好，只是太辛苦了！做茶葉也是吃力行當，拉車却是更要吃力。』

『窮了沒有法，吃力的事也只得去做，將來有了錢可以改行的。三十六行，行行有狀元，什麼事體做不得？』

於是財富便去找了一個伙伴，跟着他的車子跑作爲練習，練習了幾天使租了一部人力車來拉。財富初練習的幾天覺得很難爲情，提心吊膽地只怕碰着同鄉熟人，但爲了飢餓的迫近又不得不厚起面皮來幹，如此數日之後，難爲情的感覺便也漸漸褪去了。

一天烈日炙人的午後，財富車裏載着一個穿西服的老紳士，這紳士是到

工會裏去演講的，演講的題目是『勞工神聖』，他屢次講這個題目，這是第五次了。他要鼓吹的是：工人應當要勞工，工人的天職便是勞工，勞工是極神聖的，所以工人是極神聖的！這意思他幾年前早已發表過了，有人攻擊他說他是資產階級拿這種話來騙工人的，又責問他：既然勞工是神聖的，他自己爲什麼不去勞工。他回答說他是老了。他也想到他的兒子正在壯年，於是又替兩個打樸克逛罌子上戲館的兒子辯護說他們不是工人之後，是退化了的，天生弱質，不堪勞苦；工人必須世代是工人之後，才有健強的體質，工人如此之難做，所以工人是極神聖的，非工人對於工人是望塵莫及的。

太陽的光力極強，街路上太陽地裏的熱度已到一百十來度，財富的小衫的全背脊褲子的全屁股都是濕漉漉的汗水，他又沒有操練慣，所以越走越慢，後來甚至踏起方步來，比街上走路的行人還要慢了。

「快一點！我一點半要趕到那邊。」車中的紳士暴怒地叫起來。

「先生，天氣熱得很！」

「天熱？你爲什麼不在家裏享福？誰叫你來拉車？」

「是錢叫我來拉車，我來拉車是看了錢的面上。我若有錢，也會坐在車

上罵車夫跑得太慢。」

「什麼？誰管你有錢沒錢？」紳士提高他的文明杖要打財富。

「先生，我本來不是拉車的……」

「不要多嘴，快跑！」

財富使了全身的力量拚命跑去。

車中的紳士心裏很擔憂，後悔沒有聽他的夫人的話到汽車行裏叫一部汽車。他家中有一部汽車，但被他的兩位少爺奪去兜圈子了，常常使他老頭

子輪不着坐。

「應當再買一部小汽車才好，這一千多塊錢一個月省一百元家用，一年便省下來了。酷暑這樣逼人，不要熱出毛病來。」他這樣打算着。

「在車夫的背後真不衛生。」他看見車夫的被汗濕透的衣褲，所想到的是自己額上的兩粒小汗珠，拿出他夫人替他洒過香水的綢帕來掩着鼻子。

「不要熱出毛病來，」過了幾分鐘他又憂急起來。

拉到工會門口停下，胖紳士下了車把銅板丟在地下，因為怕自己的手要觸着車夫手上的醜觀。他搖搖擺擺地走進去，裏面起了一陣極熱鬧的擊掌聲。

過了一忽術堂裏走出兩個青年，一個穿西服的法國留學生是無抵抗主義者，一個穿夏布長衫的大學生是有抵抗主義者。這無抵抗主義者曾在北

京有名的週刊話片上發表了一篇鴻論叫做什麼『乎』（他說話和鏡花緣裏的『酒要一壺乎？兩壺乎？菜要一碟乎？兩碟乎？』一樣）主張任軍閥宰割，任資本家剝奪，無論如何，不應該抵抗，他說抵抗是弱者的行為，受人宰割剝奪而忍耐得住才是強者。

『黃包車！』

七八部車爭着跑來圍着兩個『主義者』，財富也在內。

『爲什麼要這樣爭買賣，互相罵詈，互相侵凌呢？真是可恨！』無抵抗主義者這樣說。

『這是因爲你沒有拉過車，所以說出這樣可笑的話，他們怎能不爭？不爭便要受凍受餓。我以為要爭，要拚命地爭，他們都是我的有抵抗主義的信徒。』有抵抗主義者笑着說。

『亦舞臺幾個錢？』

『三十個銅板。』 財富回答。

『這些下等人總不肯說老實價錢，故意敲竹槓，如被他敲着了，他還要當你是傻子。這里到亦舞臺應該是二十五個銅板，我並不是捨不得五個銅板，只是不願做傻子。』 無抵抗主義者對他的朋友解釋他不肯添五個銅板的原因。

『你無論怎樣提倡無抵抗主義，你却實在是有的有抵抗主義的實行者，你不肯吃虧五個銅板便是抵抗。』 所以我說無抵抗主義者用不着和他辯論，最好是叫軍閥把刀放在他頸上，叫資本家把他剝個精光，再問他抵抗不抵抗。現在我要替車夫抵抗你了：你說這里到亦舞臺應該是二十五個銅板，這標準是誰定的？何以四隻脚跑路的責任併給他兩隻脚去跑，把你這樣重的一堆

血肉搬去幾里路，應該值得二十五個銅板？何以不值二十五塊錢？我以為他應當抵抗你，向你索二十五塊錢才好。這世界生成是「生存競爭」的世界，所以我主張抵抗。」有抵抗主義者演講似的發揮他得意的主義。

「不要囁蛆了，快去吧，天女散花怕要出臺了。」梅蘭芳是中國第一個藝術明星，到遲了怕擁擠不進去哩。」這是無抵抗主義者的話。

他們兩人跳上車來到亦舞臺門口，每人給車夫二十五個銅板。

「先生添五個吧，」財富這樣說。

「沒有！一個也沒有！討添是最討厭的！」無抵抗主義者縮着眉頭。

「抵抗得好，抵抗得好！無抵抗主義的招牌你再掛不起來了。」有抵

抗主義者很高興地說。

兩個「主義者」十分開心地笑着走進戲場。

財富這一天除了車租午飯尚賺六角小洋，十二點鐘的時候到下等飯店裏去，用了三角小洋吃得醉飽才回家。快走到草舍時醉意醺醺，想到自己做這樣的苦工，穿西服穿長衫的人沒一個可憐他，一個銅板不肯多出，把老婆帶到上海來原想使伊過好一點的日子，現在却弄到如此地步——想得很傷心，便唸出一隻歌謠來：

『看看日頭看看天，

窮人做殺，不會出頭年！

窮人還有窮脾氣，

過得一天是一天。』

唱了，餘興未盡，接着又唱起閩瑞生來：

『你～把～那～冤～枉～事～對～我～來～講……』

到門前時停了唱，走進草舍妻子已經睡了，他也不點燈，在黑暗裏摸到地下的蓆上去睡。

六

積德里第二街口的垃圾桶旁邊坐着一個年輕婦人，膚色似黃似白，腹部高高地凸起，似乎快要臨產了。是午後二時的時光，久旱的太陽更是威風凜凜，放出極暴惡的光射着大地，用極酷虐的熱度——一百十來度的熱度包圍着大地，空氣又停滯呆板，一點也不流通。那婦人倚靠垃圾桶坐着，臉上的表情十分苦悶，滿額滿臉流着的汗的陪襯，使伊的苦悶更加明顯。

這婦人穿着鄉村式的袖管緊窄的藍布衫，因為多天沒有換洗，背部有幾

十朶汗水的鹽分的結晶，大者如銅板，小者如黃豆，顏色灰白好像屋頂的秋霜。李香君血滴灘在扇面上，楊文驄依着扇面上的血點畫成一枝桃花；後代的文人便把這件韻事做成一部桃花扇。垃圾桶旁邊這婦人衣服上的幾十朶灰白的汗水的結晶，假使被一個畫家看見把牠略加幾筆枝幹定可成一樹很美的梅花。假使被一個詩人看見，當然也會做一部『梅花衫傳奇』，可是現代的詩人不肯到垃圾桶旁邊來作驢背尋詩。

這穿梅花衫的婦人便是翠英。伊昨天早上覺得肚痛似乎要生了，財富叫伊到外面來生，給做好事的人看見，可以不勞而獲幾塊錢。伊本不願依他，覺得做這樣等於乞丐的勾當是很倒霉的，但因貧窮得一無所有，所以不得不幹。

伊昨天早上在慈善里坐了半天沒有生，下半年到處仁里，今天上午到得

知里，仍舊沒有生，沒有人給伊一個錢，還有一個婦人家說伊是裝假肚的。在外面鬧了三次還不生，伊打算不再出來了，但今天午飯後肚裏痛得厲害，伊想一定要生了，索性再出來一回。

伊一陣一陣地痛，陣痛來的時候咬着牙齒，閉着眼睛，頭向後仰，身體完全靠着垃圾桶，什麼都忘了，什麼都不顧了，只口裏有時喊着『娘呀！』『媽呀！』的極哀慘的顫音。陣痛停止的時候才覺到太陽的酷熱，暑氣的蒸得人十分氣悶，才聞到垃圾桶裏的綜合的混雜臭，牆腳溝邊的尿洩臭。

到午後四時太陽上了牆，牆腳漸陰涼時有四五個婦人站在旁邊看翠英。一個是糞子店的老板娘，兩個鼻孔像野宿的篷幕一樣撐着張着；一個是洋鐵店的老板娘，頭臉窄小和老鼠一般；一個是南貨店的老板娘，身體瘦小，年近五十了；另外還有兩個是賣水菓的和賣菜的人的老婆；這些婦人都在鑑賞翠英。

慘悽的喊聲，玩味翠英苦楚的容態。伊們細辨陣痛的經過是不是真的，伊們審查關於翠英的一切情形有沒有假裝的痕跡。

『恐怕是棉花罷？』

南貨店老板娘彎着瘦小的腰去摸了摸翠英的腹部，直起身來時帶便又摸了摸額部，自悔失言地說：

『結實是很結實的，倒不是包了棉花。』

伊自念大兒子娶了媳婦只是不生，伊急於要抱孫，所以常找做善事的機會，想修個孫兒抱抱。想到這一層，伊便從衣袋裏拿出一元鈔票來。恰在這時候洋鐵店老板娘也伸手摸翠英的肚，並且用力擻了一下，伊的老鼠頭臉顯出很精幹的神氣，輕視似的批駁南貨店老板娘的話：

『不是棉花，便不會包些泥沙在肚上麼？一定是泥沙，胎不是這樣的。』

因為洋鐵店老板娘的話，南貨店老板娘打算要把一元鈔票交給財富嫂的手也縮回了，那張鈔票便仍舊返了牠的故居。

大家研究的結果，都一致肯定翠英肚上是包了泥沙，但伊們捨不得即刻離開，棄了伊們的研究工作，還站在那裏觀察，考究，想作更高深的研究。這研究的對象——滿身是痛苦的表情的翠英——使伊們發生了極濃的興趣，使伊們如此的樂意。

過了些時光，翠英又起了一陣劇烈的陣痛，好像有許多手在拉扯伊的肝肺，撕裂伊的肚腸，伊痛得暈了過去，全身痙攣顫抖，眼睛翻白，倚着垃圾桶，兩手向地上一抓，右手抓得一把垃圾桶門口的垃圾，這一把垃圾裏似乎夾了有小孩的糞便和爛泥，痰唾等物，爛糊糊地黏搭搭地從伊的指縫裏擠出來。

『嘻嘻！陣痛裝得一點也不像……
噯呀！我生過八胎了，沒有去抓一把

垃圾……哈哈！

糉子店老板娘笑得不可抑制。伊說這句話是表示伊經驗宏富，識見高明。說過之後伊臉上的兩個露宿的帳篷——鼻孔——更加高高撐起。

「你沒有抓一把垃圾，因為你不是在垃圾桶旁邊生產咯！」
賣菜的阿五嫂這樣說，表示伊的機警。

「等我生第九胎的時候，也到垃圾桶旁邊來生，不過你們幾位太太要特別看一等多捨我幾塊才好！」

聽了糉子店老板娘的話，大家又笑了一陣。

這時南貨店老板娘暗想：「不管真假，出錢不馱罪，我要修個孫兒抱總該捨伊幾個。」想着從袋裏拿出兩角小洋來丟在翠英的衣襟裏。糉子店老板娘因為丈夫好賭，又常給伊拳頭吃，想來生修個好丈夫，便也拿了二十個銅

板丟去。洋鐵店老板娘因爲大兒子半月前死於瘟疫，要修修行，希望小兒子好好長大，所以也丟了十幾個銅板。賣水菓的人的老婆要修修來生福，也給了五六個銅板。賣菜的阿五嫂想修伊丈夫下半世不要再賣菜，也給了三個銅板。

這時有一個大塊頭江北婆的娘姨來倒垃圾，伊倒了垃圾將畚箕在垃圾桶上擊了兩下，灰塵飛滿了翠英一身。伊因爲要修修來生不再做娘姨，也給了一個銅板。大家模仿着這麼做，都是爲了自己的修福修壽，修子修孫，翠英的可憐的喊痛與慘苦的姿態只給了伊們許多趣味的快感，只給了伊們許多喜笑的資料。

大家戲謔夠了，樂夠了，便漸漸散去了。

翠英想起自己這樣苦命，爲了想得幾塊錢的施捨坐到陌生的垃圾桶旁

邊來等生產，沒一個親人在身邊，財富在外面拉車，東奔西走，又不知在什麼地方，越想越是傷心。坐在這里肚子裏受千刀百劍的割刺，面孔上又受嘲笑，刀譏諷的劍的割刺，自覺有萬分的可恥，萬分的難堪。

伊又想到假使老早依了二少爺福壽的要求，私下把身體交了給他，定可享福一世，現在也不來受這樣的恥辱了。又想道：

『二少爺既然這樣看中了，我，這樣喜歡我，為何沒有娶二奶奶之前不託人來說媒，討了我做正妻呢？唉！真是前世沒有緣分，命好不到窮家去，命窮難進富家門！總是自己命裏注定該吃苦，所以要嫁給一個窮漢！——其實呢，我便是嫁給「他」，二少爺和我家門戶不對，也不會來討我的，我家和他家怎麼高攀得上？』

伊覺得自己不應該這樣想，這是很不正當的，又自責對不起伊的丈夫。

「田怕秋來旱，人怕老來窮，我們還沒有老，將來總有好日。」

最後伊這麼想着安慰自己。

看看天色已黃昏，人家的電燈都亮了，伊想今天又沒有生產的希望，看熱鬧的人一個也沒有了，伊便站起來慢慢地踱回去。到家不久又起了一次陣痛，偏偏這一痛便生下來了，伊很悔沒有再在垃圾桶邊多坐些時，但也想到使在那里生下來也無用處，因為大家都已回去吃晚飯，沒有人來注意伊了。

伊自己把臍帶剪斷，把女的嬰孩洗過便睡了。財富到半夜再回家，問知這一天的情形，教伊明天歇一天，後天再出去。伊說受了人家許多氣不肯再去幹了，但財富逼迫伊一定要去，他說生了之後和沒有生不同，這次定可得幾塊錢，伊想窮了沒法，只好答應他老起面皮來再去。

第三天早上，財富去買了兩碗豬血來裝在醬油瓶裏，給財富嫂帶在身上。

把嬰孩包在腹部用帶綁住。伊身體已極困乏疲弱，兩腿綿軟無力，站立已頗艱難，何況步行？但爲了境遇之貧苦，不得不拚窮命地努力去做。

伊十點鐘動身，兩腳戰慄，行走得吃力透了，出了一身冷汗，常常在路旁坐下歇力，走到慈濟里實在不能再走了，便在慈濟里裏米店的後門口牆腳坐下。伊見里內沒有行人，急忙解開褲帶把裸體的嬰兒抱在胸前用前襟遮住，又把豬血倒在兩腿之際。豬血流在牆腳溝裏，即刻和溝水滲和變成很稀薄的淡血水。

伊因走得倦極，不覺靠着牆睡去了，一覺醒來已十一點多鐘，有幾個人對着伊站在那邊晒不着太陽的牆下議論。

「怎麼生兒子總是在大路上生？」一個布店老板的姨太太這麼說。

「如今世界無奇不有，窮人要錢的方法也多了。」醬園坊的伙計回答。

伊。

面容頗不醜的麵粉店的老板娘，把財富嫂的衣襟掀起看了看復又蓋起，接着說道：

「怎麼抱在胸前？難道是胸口生出的麼？」伊覺得發了這句問話很歡喜，和詩人創出一篇作品一樣歡喜，說了不自然地輕輕笑着，笑時修得整潔纖細的眉毛變得很是妖冶。

「爲什麼沒有血塊？」燃藜書局的編輯先生的夫人首先提出伊的懷疑。於是大家都用了懷疑的態度，科學的方法省視考察。

「我生了九胎了，沒有見過這樣的血。」猪肉店的老板娘附和懷疑派的話。

「血是要凝固要變紫的，怎麼這樣的稀薄？難道如今人變壞了，人血也

變淡了麼？」醬園坊的伙計說着吐了一口唾沫，自己覺得聰明極了。

「蘇木水！一定是蘇木水！」麵粉店老板娘自慶伊的研究最有心得，驚喜地叫起來，好像哥侖布發現新大陸時的歡呼一樣，伊笑的時候眉毛也更變得好看了。

「如今的人命是不值錢的，所以人血和蘇木水一樣了。」一個生着一副可怕的強盜相的烏煙鬼，說了覺得心裏極舒服。

大家都嘻嘻哈哈地笑着，笑得十二分暢快。

此後沒有新的研究的成績發表出來，各人都找不出談諧的話來說，覺得有些沒趣了，便各自散去，剩着編輯先生的夫人，麵粉店的老板娘和布店裏的姨太太。編輯先生的夫人因為相貌既醜，雀斑既多，兩頰的皮膚又有一種似烏似青似綠的顏色，編輯先生不但不喜歡伊而且討厭伊，常常要去鬧什麼自

由戀愛，而且他還堂而皇之地開明告訴伊說：『自由戀愛是正當的，和拚頭，私通那些勾當不同，』伊不曉得自由戀愛是什麼東西，只曉得自己的醜貌是一個根本大問題。因此伊常做些好事，想來生修成一個美人，伊所謂美人的定義有兩個必要條件：第一，沒有烏青的面色；第二，沒有雀斑。還有麵粉店的老板娘自信美不貌凡，嫁在麵粉店裏把伊的美貌埋沒了，想修修來生嫁個大富翁。至於布店姨太太的希望很簡單，伊只想來生做個太太。

這三個婦人合起來一共給了財富嫂八角小洋。

忽然米店的後門開了，紅色的酒糟鼻的老板走出來見了翠英，怒不可壓，大發雷霆，罵翠英不該生在米店後門，他說這種血是最污的，最會使人倒霉的，恐怕要使米店減少生意。他說本當要伊請幾個和尚來做道場，解解晦氣，看伊這樣窮當然是做不到。他去拿了一根竹槓來打算要打伊，但沒有打下去，

只威唬着驅逐伊快滾蛋。

翠英萬分愧慙而羞恥，幾乎要放聲大哭起來，勉強忍着哭站起來走回家。起身的時候懷着對於一切人類的怨恨。

伊比來時更加疲乏，兩腿軟弱得幾乎要彎曲了，走不了多少路便要坐在路旁歇歇力。久晴的太陽的暴烈的程度是一天天地增加，伊坐在路上的時候，覺得像坐在火爐上一樣，假使多坐一刻，幾乎要擔心會烤熟屁股肉哩。

從這天回家之後，財富嫂發誓不再去鬧告化的把戲了。

三星期後身體已復原，便託了一個揀茶葉的老前輩到盧陸茶莊去揀茶。每天上午九點鐘把女孩兒抱了去，下午六七點鐘回家。從此，伊和財富兩人每日賺來的錢每日喫用，頗不缺乏，且有餘裕，很可以過過平安日子，伊有時還要添做一兩件衣服。

伊每日往返要經過三四個獎券店的門口，伊常常想：

「世上沒有比錢再好的了，有了錢樣樣都好，沒有錢處處吃苦，有錢使得鬼推磨，要有錢！要有錢！我要有錢呀！」

那獎券店對於伊有極大的魔力，伊每走過一個獎券店必定要極注意地望一望，似乎並不是伊去望牠，是牠把伊的心神攝去了。

三個月之後伊和財富省吃省用，竟積蓄了六七塊錢了，伊想應當要去碰運氣，便於揀茶回家的途中跑到萬利獎券號去。化了三角錢買了一條東方股券。

「這是第幾號？」伊買好之後怯生生地問。

「二萬五千四百八十號，」櫃台裏的伙計回答伊。

「頭彩有多少錢？」這句話更難於出口，是勉強說出的。

『二千元。』伙計有些不耐煩了，說了便回轉頭去，假使財富嫂衣服穿得漂亮些，他於『二千元』三字之下還要加一句『恭喜你發財，』但因伊是貧窮的樣子所以不值得恭喜。

『二千元！這是怎樣的一筆大款呀！』

伊覺得二千元這個數目是不可計算的，這簡直是一個無限大的數目，伊無論如何想像不出這個數目有多大，只隱約覺得有洋房那麼高，有馬路那麼寬。

『二萬五千四百八十號，二千元。』

伊心裏時刻這麼唸着怕忘記了。伊把彩票鄭重地包起，謹慎地放在衣袋裏，伊見了這張花花綠綠的紙眼睛都迷花了，覺得這張紙裏有神秘的魔鬼住着。一張小小的紙竟能使人發財，伊對於這張紙的不可思議的神力生了

又驚又愛的崇拜，伊千萬遍地祈禱，希望這張紙一定替伊中一個頭彩。

第三天晚上從盧陸茶莊回家時，伊到萬利獎券號裏去詢問，走到店門口，肚裏還唸了一遍：『二萬五千四百八十號。』

『二萬五千四百八十號中不中？』伊向櫃台裏問。

『你買的是那一種？』一個伙計反問伊。

『今天開彩的同房股券。』

『同房？哈哈！我和你同房麼？』那伙計對伊笑着流氓的笑。

『今天開彩的是東方，沒有，沒有中。』另外一個伙計來代答。

伊聽了好像頭頂被人擊了一槓，幾乎登時暈了過去，伊本有一個牢不可破的信仰，以為天可憐伊一定要給伊中頭彩，現在這『沒有中』三字真是出乎伊的意料之外，簡直有置伊於死地之權威。伊陷在失望之阱裏約半分鐘，

復又抬起頭來用不信任的口氣問道：

「不是頭彩，也不中麼？」

「都沒有中。」

伊還有點不放心，恐怕伙計是騙伊，把袋裏的彩票拿出來鋪在櫃台上說。

「請你對一對，不要弄錯了。」

「看回房的分上替你對對吧。」

起先那個伙計替伊潦草對了一對說：

「的確沒有中，再買一條包你中頭彩，中個頭彩也好倒貼我幾個。」

伊躊躇跟跟地走回家，神經非常紊亂，伊想爲了窮苦受盡侮辱了，這次總

可發一筆財，那曉得反丟了三角大洋？

「唉！橫財不富命窮人，我是註煞的窮命！」伊這麼嘆氣了。

伊失望之餘對於那張彩票並未劣視，不敢認爲廢紙，似乎這紅綠的彩色之間仍有若干神秘性存在，所以照舊把牠好好地保存着。

七

財富夫妻在這草舍裏過了五年，這五年裏財富因爲拉車太辛苦，常常有些小毛病，三日五日地不去拉車，又要喝酒，所以夫妻兩人雖然十分節省，除了三人的飯食每年也不過十幾元的餘剩。這十幾塊錢的一大半是財富嫂做了衣服，一小半是買了獎券。因此這五年的窮困生活裏只有兩件事是很有裏色的：第一件是財富嫂的服裝漸漸漂亮起來了，第二件是伊保存獎券的包起獎券常常增加，已積成很厚的一疊，不下七八十條了。

財富的女兒荷香頭尾已經六歲了，伊面容黃萎作死色，好像黃蠟一樣，兩膝以下全已截去，膝頭裹了許多破布破棉絮，便用膝頭行立，走路時每一步之距離很短。財富嫂去揀茶的時候，把荷香關在家裏，留些冷飯叫伊自己吃午飯。這斷脚的女孩也不是毫無用處的，燒飯時可以叫伊看看火，有時還差遣伊去買兩個銅板醬油，或者買一塊豆腐乳，幾個銅板鹽。

荷香的脚是怎樣失掉的呢？這是上半年的一天財富嫂正在燒夜飯的時候，荷香在門口遊玩，忽然一部汽車衝過，軋碎了伊的兩隻小腿。財富嫂聽見哭聲趕出來，荷香睡在地下，汽車也由警察的干涉開回來停着了。當即用汽車載到醫院裏去，診斷一番，說小腿骨頭全都碎裂了，便將兩脚從膝部截下。治好之後，醫藥費總算是由坐汽車的富翁拿出，至於撫養費不管財富嫂怎樣哭鬧不肯拿出。

荷香的脚截斷後，財富嫂非常痛惜，非常傷心，哭了好幾次。伊對伊的丈夫訴說荷香已經六歲了，再過幾年到拾幾歲的時候便可以帶去揀茶，便有出息了，現在這樣一來，不但將來沒有出息，便是嫁人也嫁不掉，做父母的還要養伊一生一世。又說伊的命太苦了，生了一個很可愛的女兒，像母親一樣活潑的女兒，却被人家軋斷了脚，弄成一個殘廢的不成人樣的人。

不但女兒殘廢，丈夫也於十日前被人家打了一頓，手骨打傷，又生了一屁股的棒瘡睡在牀上。

財富因為生寒熱病，差不多個把月沒有去拉車，家裏困乏得很。一日下午寒熱病發過之後，因為無聊，出去走走，走到左近一座洋房的前面，從竹籬縫裏望進去，看見小園裏晒着一件狐皮袍，他便如諺語說的「肌寒起盜心」一樣，暗自打算利害起來：

「我病了多少時沒有拉車，真是連卵都窮落了！這件漂亮的皮袍總要值一百塊，我拿了去豈不是發了一筆大財麼？……裏面不見一個人，離門一推進去便是……和離門又離得這樣近……只怕被人家撞見了……管他膽大做將軍，壯起膽來……鬼也不知道……」

他躊躇了些時，便推了離門進去，但他取下狐裘正要向外跑時，裏面來了兩個男人把他捉住了。他們把他捆綁在一株樹上，用棍在背上，手上痛打了一頓。

當財富痛得大聲叫喊時，門口來了兩個警察，他們張張望望也不敢進去干涉。他們知道這位富翁是和警察局長認識的，警察局長還拍他的馬屁，和他一塊打牌吸芙蓉膏，又常常把從別處搜獲的頂好的芙蓉膏拿來送給他。

打好之後，主人吩咐用人喊警察進來，叫警察把賊骨頭帶去，並拿出一張

名片叫他們呈給局長，請局長好好打一頓再放他。

警察局長依言把財富打了一頓屁股，關了三日，才由財富嫂來把丈夫用人力車領回。到家裏解開衣裳來看，背脊上烏一塊紫一塊，屁股上皮肉破爛開花，血迹模糊，右手也已經打傷，骨頭折斷了。財富嫂看了駭得驚惶失措了，伊埋怨丈夫不該冒險做這種事，又埋怨丈夫沒有本事不會賺錢，又埋怨丈夫不該帶伊到上海來。伊想他的手打斷了，永遠不能再拉車了，一家三口此後如何活命？心裏焦慮萬分。但伊最後終毅然以巨艱自任，自願養活殘廢的丈夫。

此後伊格外發狠揀茶，日日做夜作，揀到九點鐘才回家，但無論怎樣揀得快一月總揀不到八塊錢，不夠三個人的飯食。荷香人雖小飯量却和大人沒有分別，財富嫂常常罵伊道：

養狗！

『吃起來拚窮命地吃，三碗五碗都裝得下去，吃了又沒有用，還不如養豬

財富日日睡在牀上，瘡沒有好，胃口却也很不壞。富人常常吃開胃藥，吃

咖啡水菓助消化，窮人只愁胃口太開，只愁消化太良。

財富嫂對於丈夫胃口太好，也有不滿意的話：

『只會吃，不會做，真是窮人生仔財主病！』

有時又有這樣的怨言：

『人家是要吃要着嫁老公，我是沒得吃沒得着還要養老公，真不知是那

一世欠下來的冤債！』

財富聽了自然氣惱，但因自己無能，賺不來錢，運氣又不好，又失了腳遭了

人家的毒打，弄得滿身傷痛，不能有所作爲，所以也只得忍了氣，不回嘴，任老婆

說去。

這時和財富嫂同在盧陸茶莊揀茶的綵嬌被老板看中，嫁給老板做小了，綵嬌嫁後滿身滿頭穿戴着綢緞金銀，有時也到揀茶的老地方來看看揀茶的同伴，和同伴說說笑，但說笑的態度完全變了，自己擺出貴婦人的架子來，把從前的同伴視同下等人。伊本不是爲了昔日一道揀茶的情誼來看同伴，伊是要在同伴面前顯顯伊的一身華麗的服裝，顯顯伊現在的幸福得意，使同伴們羨慕伊，敬畏伊。

果然同伴們都羨慕綵嬌，由羨慕而妬忌，其中尤以財富嫂爲甚，伊常想：

『綵嬌相貌也不過平常，未必比我好了多少，人要衣裝，馬要鞍裝，伊是姑娘家又穿戴得好，我已經嫁過人，又沒有穿戴。伊又不要臉，會做出妖怪相去惹人，我是正經規矩，不會去牽惹人……』

這麼想時伊又想到盧陸茶莊的管賬先生錢繼昌，他早已厭意於伊，向伊調戲了好多次了，但伊只把持着規正的態度，不大肯去和他勾搭，和他鬧玩笑，所以管賬先生至今還未弄上手。管賬先生月薪也不過八九塊錢，但他每年春夏之交新茶出山時到杭州等處去做水客進貨，可以弄些外塊，所以每年一共有三四百塊的進款。

近來財富父女兩口吃的飯，都要靠財富嫂十隻指頭揀茶揀出來，財富嫂弄得拮据到頂了。伊想這樣終活不下去，不如順了管賬的錢繼昌，吃飯問題馬上便可解決了。

第二日財富嫂和共一塊板的同伴揀毛峯，手裏揀着口裏唱着打牙牌，『噯噯呀！噯噯呀！』地唱得很熱鬧。那管賬的照舊走過來看看，裝做監察的樣子，其實是來和女工們說說笑笑尋尋開心，譬如品評那個唱得好，那個喉嚨不

脆，那個可以嫁人了，那個的頭髮梳得光亮……總之，一切的言動都是爲了調笑女工，引逗女工而發的。

這一天管賬先生所最賞識的是翠英的歌聲，他說最好的尤其是「曖曖呀」三字，這三字的音調使人聽了既輕快又舒暢，兩脚似乎離了地浮空而去了，心裏癢酥酥地十分按捺不住的光景。

翠英聽了管賬先生的稱譽，心裏歡喜，使用媚人的姿態和他談笑，管賬的見如此情形也更說得起勁了。此後便天天來找翠英說笑。

過了幾天早上翠英穿了花洋布夾衫，青地白條的洋布夾褲去揀茶，臉上擦了粉又薄薄染了一層胭脂，看去似乎年青了幾歲。到店裏和同板的幾個人揀碧螺春，一邊揀一邊同唱小調，先唱了玉美人，五更思相，下盤棋，接着唱四季相思。管賬先生也趕來聽，他來時已唱到秋季，但聽伊們帶笑帶唱：

1132 | 5165 | 32125 | 3210 | 0113 | 251 |
 秋季 渡 相 思 丹桂 花兒 飄 寒 蛩 呀 吡

65321 | 25321 | 5321 | 26 0 | 1132 | 5165 |
 得 開 嘈 嘈 多 披 塞 才 耶 呀 心 腸

3125 | 321 0 | 5321 | 2605 | 3551 | 6 0 |
 如今 喚 變 了 細 雨 管 前 酒 呀 誰 榮 弄 玉 痛

21 6 | 12165 | 3 23 | 565 3532 | 1 0 | 113 2 |
 傷 心 人 最 怕 聽 悽 涼 調 才 耶 一

5165 | 32125 | 32135 | 3 12 | 1 165 | 5165 |
 去 呀 路 遠 山 遙 修 一 封 情 書 呀 無 人 寄 得 到

23565 | 321 0 | 53213 | 21265 | 6165 | 3 | 23565 |
 我的那 呀 期待你好恩 情 呀 人不知 道 天知道

3532 | 1 | 53213 | 21265 | 6165 | 3 | 23565 | 3532 | 1 |
 期待你好恩 情 呀 人不知 道 天知道

管賬先生聽了對翠英說：

『你待我的好恩情，我都知道了！』

『那個待你好恩情？』翠英笑向管賬的。

『當然是你咯！』

『我沒有待你！』

『你今天更俏皮了，臉兒又肥又嫩，皮肉白裏帶點紅。你的嗓子清脆，小

調真唱得不錯，可以上台去了。』

『不要鬼鬧了！』

翠英說着，瞞了管賬先生一眼，他穿着灰色充曬曬短夾襖，口裏含着紙煙，面孔團團地，年紀也沒有老，不過三十六七，口齒伶俐，會說會講，都很令人喜歡。管賬的笑着到外面店堂裏去了。

伊本不願負心於丈夫，不肯聽從管賬先生的引誘，但這兩月來三人的負擔都壓在伊一人肩上，伊實在擔任不起：一家三口一個月要吃五斗米，頂壞的米要一塊二角一斗，伊十分發狠做，一個月連做夜作一共也只揀得七塊半之譜，除了六塊的米錢，還剩一塊半錢，又要付房租，又要買柴買菜買油鹽，無論如何不夠用。房租已經兩月沒有付，菜蔬也多天不吃了，三個銅板買一塊腐乳要吃兩天，因為腐乳很鹹，只用筷點一下便可過兩口飯。飯量最不容易減小，

費了很大的力量節制，一個月至少也要四斗米。而且房東已警告過幾次，再不繳房租要驅逐他們出舍了。凡此種種都可以證明翠英一家的地位是危在旦夕的，更何況財富手已折斷，永遠不能再拉車了呢？

伊曉得世間的人們的一舉一動無不由利己而發，利己是人們所有言動的原則，你若想他幫助你便非做他的犧牲不可，若於他無利，即使不費他吹灰之力的事也莫想他助你一絲半絲。伊又曉得世上的東西樣樣都是商品化，人的身體生命也可以拿來做買賣。伊更曉得人是喜歡蹂躪人的，他由蹂躪而得到快樂自然有報酬給你。

從各方面想來，伊實沒有抗拒他的勇氣與膽量。爲了困窮的逼迫，金錢的引誘，伊不得不厚起面皮來迎合他。

八

翠英在歸家的途中一路走一路思索，覺得今夜的失身非常對不起丈夫，又無法告訴他這六塊錢是從何處來的，真是很爲難。快到草舍時伊才想出騙他的話，只說是買彩票買中了的。

走進草舍在丈夫牀邊坐下，把中了六塊錢的謊話訥訥地說了。

『好了！我老財的財運也來了！』

他幾乎高興得跳起來，只因爲滿屁股的瘡，所以不能動彈。他又本能地想揚一揚手，但是右手伸不出來。停了一忽他又對着妻子說：

『這是小運氣，以後總有大運氣會來。』

翠英見丈夫這麼高興，覺得可憐透了！伊心中暗地裏自責自罪，伊忘掉伊失去的爲丈夫保守着的清白身，伊痛責自己對於丈夫的不貞，而於剛才的謊話更覺內心不安。伊想把自己犯的罪向他傾吐出來，請他寬恕伊的罪，但伊覺得這是再可恥沒有的事，又覺得對丈夫起了恐怖心，無論怎樣不敢說出口。

伊十分可憐伊的丈夫，雖然並不十分愛他，但也覺不出他有什麼不可愛的地方，而且自以爲應當很深地愛他，愛丈夫是理所當然的，是天經地義的，然而伊也有不滿意他的地方：第一不滿意的是他不會發財，不會使伊過幸福的日子；第二不滿意的是他右手傷了以後不能再拉車賺錢。兩個不滿意又一是二，二而一的，歸納起來說，便是不滿意他的貧窮。

伊爲了苦窮不得不幹違背意志的行當，又慚愧又抱歉，在枕頭上暗泣了

許多時候。後來想到『天無一日雨，人無一世窮』這句諺語，又想到『先苦後甜』這句話，以為總不會窮到老，現在苦了後來總會甜的。這麼想着得了幾分安慰，才由疲勞而入睡。

此後管賬先生常常伺機會引翠英到茶葉堆中的茶袋上去，初起還用要求的口氣，數日後便用命令的口氣，好像翠英是他的所有物，應當要替他盡義務，因為他已經付了購買的代價了，自然可以行使他的主權。

不久盧陸茶莊裏都知道他們兩人的關係了。但這是毫不稀奇的，老板和揀茶的綵嬌也是先搭上而後娶伊做小，此外別的伙計和內場的師傅大都每人有一個，甚至學徒也有模仿這種勾當的時候。

管賬先生每月給財富嫂六塊錢，又做了兩身很好看的洋布衣服給伊。伊起初是很以為可恥，很以為醜的，日久了便不覺得可恥了，而且不以此為苦。

行當，對於這件事有幾許趣味了——簡切說有些喜歡管賬先生了，不過並沒有忘了那可憐的丈夫。

過了兩個多月，一日晚飯後管賬先生帶翠英去逛新世界。五年前伊初到上海時財富本打算要帶伊到新世界去一次，後因歇了生意而五年來手頭總沒有很寬裕的時候，所以一直沒有去過。這第一次伊處處都感着興趣，在在都覺得好玩，伊便想：

『我要天天能夠逛新世界呀！』

伊看見許多貴奶奶們的非常講究的闊氣的艷妝，身上都穿着紗羅綢緞，頭上都戴着金銀首飾，手上是寶石戒指，金手錶，脚下是花緞鞋，肩上披着絲圍巾，有穿囉囉旗袍的，有穿華絲葛的半臂旗袍的——伊看了這些便隱約地生出一種虛榮心的慾求：

『我也要裝扮得體面漂亮呀！我也要穿閃光的綢緞呀！我也要寶石戒指金手錶呀……』

但伊想到自己身上穿的不過洋布，頭上手上一樣戴的東西也沒有，想到家中住的是草舍，丈夫是傷了手，女兒是斷了足，自己是靠了賣身賺錢——想到這些伊滿額都是羞汗了。

他們玩到十二句鐘才回家。這次的遊逛，惹醒了潛睡在伊心底裏的虛榮心的慾求，伊急切地渴望着要過貴奶奶的寫意的生活。

『常說「有仔圓裏方，百事好相商」樣樣都要錢買，有了錢什麼事辦不到！享福也要有錢買，錢就是福，我要有錢呀！呵！錢呀！錢呀！錢呀！』

伊這麼想着又要去買彩票再碰碰運氣。伊認識了金錢的魔力，伊懂得了金錢的權威，伊領教了金錢的酷虐厲害！伊急急地要趕快發財，而買獎券

是伊所能走的僅有的發財捷徑，但買獎券極不容易中頭彩，伊買了好幾十次都是徒然，伊曾聽說有燒香許願而中頭彩的，所以伊過了兩三天便到城隍廟去燒香。

伊求得一根上上的籤詩，告訴那看籤詩的說要問買彩票中不中，看籤詩的對伊說這是頂好的籤，又說伊已交了大財運，這次包伊可以中頭彩，叫伊中了頭彩要捐兩百塊錢給菩薩。伊聽了這番話欣喜得很，便十分相信，以為菩薩講的話是不會錯的。伊又想起觀音山那座『金雞獨立』的風水來，那風水明明是要發在財富身上，現在拿來和菩薩的話兩兩比較，這次的中頭彩是決然無疑了。伊想：既然菩薩說要中，何不大買一次呢？伊便決定把管賬的錢繼昌給伊的第三個月的六塊錢全買了。

許願回來，便到百中獎券號去。

店裏已有三個人在那里：一個老太婆，眼睛陷落，牙齒也落了，嘴唇皮癢了進去；一個壯年的工人，衣服上的積垢好像黑油油過一樣；一個半老的泥水匠，滿臉是勞碌的皺紋，——這些都是和翠英同階級的，同是吃盡了苦才從貧民窟裏跑出來想走發財的捷徑的。

翠英望着各種獎券不知所從，猶豫着決不下買那一種好，躊躇了多時才決定索性買一整張慈善券。慈善券又不知買那一張好，拿起這張覺得那張要中，拿起那張覺得這張要中，最後才擇定一張第一萬九千七百六十四號的。當伊拿出管賬先生給伊的六塊錢時，心裏想：

『這是丟了臉賺來的不名譽的辛苦錢，真是錢錢有點血呀！』

這張獎券中了頭彩有五萬元，這在伊更是一個不可設想的數目，一個不可知的大到頂了的數目，有家鄉的障雲山那麼高大，有從家鄉的則厲渡到且

州的江水那麼長。

伊肯定這次要中頭彩，如操左券，於是伊便計劃這五萬元的用途，構造起伊的理想幸福世界來：第一是不要再揀茶，不再和管賬的做丟臉的事，要恢復名譽，做個體面的人。第二是要把丈夫送到醫院裏去醫治，把女兒荷香裝一雙假足。第三是拿四萬塊錢開一個茶葉店，拿一千塊錢回擇處村去做新屋，拿幾千塊錢在家鄉買些田，並償清福壽及其他一切舊債。第四是伊和丈夫女兒都做許多綢緞的衣服，穿得又闊氣，又體面。第五是要天天有魚有肉吃。第六，第七，第五十，第一百，一樣一樣的甚至最細小的事體都計劃到了。

因為常這樣計劃着，伊揀茶的兩隻手也遲鈍了，有時甚至停了手癡癡地思索起來，所以這幾天揀茶只有從前一半的速度，減少了一半工錢。

伊找出許多中彩票的人做例子來穩固伊的希望，並且安慰伊過去的失

望：譬如某人中了五百，譬如某人中了三千……伊於這些譬如之下好像要很有把握地加一句：『譬如財富嫂中了五萬。』

過了幾天伊抱着老大的希望到獎券店裏去詢問，誰知又是一個不中。伊五年來一共買過七八十條的獎券，照老例回回是不中的，伊對於不中的痛苦的感覺本已遲鈍了，不再有和五年前第一次買獎券失敗時那樣深的痛苦的刺激；可是這一次不同，一來伊信了菩薩的話抵配要中的，二來這次化了六塊錢做孤注，所以這一個打擊是非同小可，簡直是壓了一大塊冰在伊心上，使伊的心都冰結了。伊肚裏嘆氣說：

『我便永遠不交財運了麼？我便這樣窮苦到老麼？一個銅錢六個字，要有福來治！我是閻王註定的沒福的命呀！』

這一天伊沒精打采更揀得慢了，一天只揀了二十幾個銅板。

過了幾天，管賬先生另外搭了一個坐在翠英斜對面的揀茶的女工，不再給翠英一個錢。翠英去喫醋干涉了兩次，——不，其實是爲了斷絕供給了的六塊錢而干涉。

於是翠英又拮据起來，一家三口的飯食又生問題了。一個多月之後又困難到非常，多天不得吃飽了。當伊揀超等明前龍井的時候，暗想道：

「餓煞，不如犯法，這龍井要值九塊六一斤，拿一斤去賣給別的茶葉店裏，打個對折也有四塊八……」

伊又舉出兩個揀茶의 同伴曾經偷過茶葉並未發覺的例，來助長自己的膽量。

當別의 同伴都到廚房裏去把帶來的冷飯熱了吃的時候，伊便把超等明前龍井裝了斤把在飯籃裏，又裝了半斤在身上。這天夜裏放工時伊最初走

出，伊走後管事的和管賬的查詢起來，發覺了伊的竊案了，管賬的錢繼昌便寫了一張佈告貼在揀茶的場所：

今晚本號揀茶女工財富之婦於放工時竊去超等明前龍
井二斤之譜此後查獲當即送捕從嚴究辦決不容赦此佈
民國十三年十一月二十日盧陸茶莊啟

翠英到家把身上的龍井拿出來，和飯籃裏的用紙包成三包，放在桌上，明天去揀茶時再到路過的茶葉店裏去賣。那曉得大家睡了之後下了一陣大雨，草舍久已不修，稻草腐爛去許多了，有兩個很大的屋漏雨水剛剛流在三包龍井上。第二天翠英醒來看見這三包龍井的紙都被水裂破了，駭得叫喊起來，連忙跳下牀來一看，翠綠的尖小的平面薄的嫩茶芽已經發黃，澎漲，粗糙而

潮溼了。只有一包的一角還沒有遭殃，伊便把未打水的二兩茶葉另外包開。
『命裏窮來只是窮，拾着黃金要變銅！我怎麼這般命苦！』

伊覺得這直是一樁大災禍，異常地懊喪。

伊去揀茶時，把這些龍井都帶到路過的和泰茶莊去賣。伙計們說打溼得太兇的是沒有用了，乾的只有二兩不願費事來買，後來說下來給了伊四百錢。

伊拿了四百錢向前走，路上碰着盧陸茶莊的揀茶同伴，那同伴問伊：

『你今天還要去揀茶麼？』

『我不去揀茶做什麼呢？』

『你還在鼓裏哩！你昨夜走後便發覺了，已經出了佈告開除你捉你，你難道自己去上綱不成？』

這簡直是一個晴空霹靂，財富嫂是驚愕極了。

伊託了別的店裏的兩個認識的揀茶的替伊薦生意，但總薦不上，原來和五年前財富歇業時一樣，盧陸茶莊裏管賬的錢繼昌和別的伙計在同鄉的同行裏宣佈了伊的罪狀，說財富夫妻兩個都是賊胚，所以各茶葉店都不要伊揀茶了。但伊不知道，還要盼望那永遠無影響的回音。

九

一個月過去了，終沒有人替伊薦着揀茶的事。這一個月是把伊的衣服當了吃的，伊的衣服倒很不少，但當不了幾個錢，幾件幾件地當竟把好一點的衣服完全當乾淨了，只留着幾年前的破舊的衣裳穿在身上，單薄得很，不够禦

寒。到十二月二十七這天的早晨，已經一無所有，便真個絕食了。一天到晚又凍又餓，沒有法想，翠英嘆氣說：

「人家說『天上沒有跌殺鳥，地上沒有餓殺人。』我們已經窮得這樣精光，窮到入骨了，那里會不餓殺！那里會不凍殺！」

財富默然，想不出什麼話來回答伊。

第二天大家肚子更餓得厲害了，荷香哭哭啼啼『媽！~~~~~！餓！』『媽！~~~~~！要吃飯！』地喊着，有時又喊着『媽！~~~~~！冷！』不時地喊個不了。翠英想不到會弄到餓肚皮的地步，一天天地等候盼望薦去揀茶的好消息，總以為有地方去。現在既已至此，伊悟到了託人薦事是靠不住的，便想自尋活路。伊想世界上的東西樣樣都禁人取，只有人家棄在垃圾桶裏的東西是取之不禁的，伊便帶了一只破籃，用竹片做了一個夾兒出去，想到垃圾桶裏夾些破布頭，破瓶，

破罐以及其他損壞的破爛的被遺棄的東西，去換幾個錢來暫時救救命。

上海這麼個大商埠上垃圾桶雖然多，翻垃圾找破東西的人却更多，差不多成羣結隊的樣子。翠英每到一個垃圾桶都是剛剛有人翻過了去的，一樣有用的廢物也沒有。伊很希望有錢的人家掉了一個金戒指或者一張鈔票在地上，掃地時和垃圾一同誤掃在畚箕裏而倒在垃圾桶裏，所以伊用竹夾兒翻垃圾桶時看見黃色的東西或一張醜醜的花紙都要注目辨認一下，但金戒指鈔票總不肯出現。

『一堆飯！』

在一個垃圾桶裏發現一堆飯，伊心裏便驚喜地喊了一聲。隨即彎腰用雙手往桶裏垃圾上把飯捧起來放在垃圾桶的面上，心裏又說：

『很大的一堆，倒有碗把哩。』

伊見飯的顏色很不新鮮了，又夾了許多塵埃，泥土，垃圾，低下頭去嗅嗅氣息，一股難聞的餿氣直沖入伊的腦門。

『這如何吃得！』 伊這麼想。

但是肚裏的腸胃不答應，起初是向嘴請願，叫嘴把飯吞下去，見嘴不允許他們的要求，胃就跳了起來，腸就舞了起來，做他們的示威運動了。伊進退兩難，疑而不決，於是再屈身去嗅一嗅，鼻頭接觸着飯了，黏了兩粒飯在鼻尖，細細用力嗅了幾嗅，依然是臭氣逼人。

『這臭氣我是聞不來的！』 這是鼻子的話。

『我便吃得來麼？』 嘴唇這麼說。

『誰要咀嚼臭飯呢？』 牙齒也發出怨言。

『我從來沒有嗅過臭味！』 舌頭表示他的高貴。

「這樣醜陋的東西可以打我這裡經過麼？我可要閉關斷絕交通了。」
咽喉表示他的清潔。

「你們說什麼鬼話！快把飯拿來給我，我老子等了牠兩天等得不耐煩了。」胃和腸怒吼起來，勢極猖獗，像要興兵動武了。

翠英不知聽誰的話好，於是再作第三次的嘗試，屈身去嗅嗅看，把鼻頭壓着飯，飯幾乎塞住了兩個鼻眼的呼吸，結果依舊是臭氣難堪，使人作噁。伊只得硬起心來捨了這堆飯走開，雖然走開了還回頭望了望，有幾分惜別的丟不下的意味。

胃和腸都氣惱得很，常常在肚子裏拳打腳踢，從此更鬧得凶，更不安靜了。

一天到晚翻過無數的垃圾桶，只找得三十幾條破布片，稱起來不過一兩

重，這一點兒是換不來錢的。另外找着一個打歪了的牛肉罐頭，一個打破了的香水瓶，一個煉乳罐頭。煉乳罐頭裏有小半罐吃剩的牛乳，已經腐敗潰爛而變色發臭了，伊用指頭點了一下放在嘴裏試試終吃不下。爲了這腐臭牛乳腸胃也鬧過一陣。

「唉！真是千錢容易一錢難！財主人家一年賺幾千幾萬，毫不費力，我一天跑到晚一隻銅板都找不出。」

伊回到草舍裏這麼說。

這天又餓着肚皮睡了一夜，第二天早上翠英說：

「兩天沒有東西吃了，今天是第三天，難道仍舊照樣餓下去，聽他活活地餓死不成？我看還是叫荷香出去做小告化罷，伊兩隻腳沒有了，總有人可憐伊給幾個錢的。」

伊便教了荷香兩句口號：『老爺太太！可憐可憐，做做好事罷！』教會了便打發伊出去。

過了半天荷香用兩膝慢慢移步回來了，果然討着了六個銅板，財富嫂見了如得珍寶，接了銅板便飛跑出去買餓殺燒餅。買了三個餓殺燒餅，原想拿回家各人一個一起分了吃的，但伊見了燒餅餓的程度更增高了，實在熬不住，便一路走一路吃起來。伊狼吞虎嚥地吃了幾口，走到家一個早已吃完了，伊把燒餅分給丈夫和女兒每人一個，自己對着他們兩人吃。不料餓透了，剛才這個餓殺燒餅吃下去，不但杯水救不了車薪，毫無飽意，而且更引得餓火上升了，對着丈夫女兒吃，越看越忍不下去，便把荷香的未吃完的半個燒餅奪了來，撕下一隻小角來塞在嘴裏，把其餘的仍舊還荷香，一邊口裏說道：

『你人小，少吃點不要緊。』

荷香手中燒餅被奪開口狠命地哭起來，當母親把其餘的小半個還伊的時候，才忍住哭把燒餅大口地吃，一邊流眼淚一邊拚命地吃得快，恐怕再被人奪去。

財富接了燒餅也老虎吞蝴蝶似的幾口吃完了，好像精衛鳥銜木石填東海一樣毫無影響。他用舌頭把刺在齒縫裏和腮邊的餅屑撥出來，一面咀嚼一面說道：

『一吃下去便吃完了，真像有一副磨在肚裏牽一樣。』
財富嫂又擔憂起來說道：

『老古話「天下無如吃飯難」飯是好吃，賺飯便難了。我們難道靠女兒做告化子討來養活我們麼？總要想個賺飯吃的法子才好。』

財富本有幾分呆笨，比不上妻子聰明，今天大概是一個燒餅的力量把他

提了提神，使他茅塞頓開，忽然想出兩個救星，他對妻子說：

「吳志仁不是你娘舅的堂兄弟麼？他開一引當兩引綢緞布莊，聽說一年足足要賺五六個「草字頭」，你是他堂兄弟的外甥女，跑了去至少五塊錢總要給你的。還有一個可以弄錢的地方是同鄉會，我們府裏的同鄉會有許多房產，每年出息真不小。同鄉會的規矩，同鄉死在上海的，同鄉會可以出錢把棺材送回去，流落在上海不能回去的，可以向同鄉會要路費回去。你到同鄉會裏去找會長，對他說我們三個人流落在上海，現在要回去沒有路費，叫他給你二十塊錢，三個人到家至少要二十塊。」

「我們怎麼能回去呢？債主要來逼債，福壽又要起壞心思……」財富嫂奇怪起來。

「你不要慌，回家是騙騙他的，錢拿到手有得用便是了。」

財富嫂聽了喜出望外，受了多次打擊的希望又爬了起來，伊開了多天不笑的笑臉說：

『照你說兩個地方一共可以弄到二十五塊錢，爲什麼不早說？我想這筆錢拿到手不要再等揀茶的事了，我到那十字路口去賣水菓去，聽說賣水菓很可以過日脚哩！將來你屁股上的瘡好了，水菓攤讓你去擺，我再到工廠裏去學做工，兩個人賺起錢來，省吃省用，過兩年積蓄幾個錢開一引小店便好過日脚了。』

伊又計劃未來的理想事業了，計劃得與致勃然，連肚餓都忘記了。

財富指點了路途，伊便預備動身，伊把女兒帶了去，因爲荷香兩隻脚斷了，使人家看了可憐，會多給幾個錢。

十

出門時已是午後一時，這天是一個陰天，天色蠶霧，陰雲密布，氣候奇冷，北風又大得很。荷香靠膝部移動走得極慢，翠英抱了伊走，伊因為營養不良，身體很不發育，又因為殘疾更加乾枯瘦小，倒也不很重，但抱着走遠了便使翠英非常乏力了。

走了里把路翠英手腕很酸痛了，便把女兒放下，坐在馬路旁歇力。這時已經大雪紛紛，漫天蓋野，但伊不肯回頭，坐了些時仍舊站起冒雪前去，因為有一個希望在前面。伊衣裳破舊，本很寒冷，好在路跑得快，蒸出一些體熱，雖抵不過身外的嚴寒，却也減少了很多冷氣。

翠英住的是第三第四階級的貧民區域，伊的堂分娘舅住的是貴族區域，相離有六七里路，伊每走一里左右便在店門口無雪處坐一坐，走到已近四點鐘了。

吳志仁住的是一座很大的朝南的三層樓洋房，前邊一個大花園，右邊是廚房，左邊是門房和汽車間。翠英將走進鐵門時心裏忐忑地跳，很是膽怯，暗想道：

「錢是人之膽，我沒有錢所以這樣害怕。」

伊向西望去，見花園中有石頭堆疊起來的假山，有養魚種荷花的水池，有溫暖的花房，又有三個草舍，一個在花園中央，兩個在東西兩角，不過和伊住的草舍不同，這是細工繫起來的，四隻角翹起作亭式，草多繫成花紋，是繫了當做一件美術品的。翠英住厭了草舍，恨透了草舍，而富人却如此愛慕草舍，尊崇

草舍，以草舍爲風雅爲美觀。吳志仁雖不肯住草舍，但他敬愛草舍之心是很可嘉的，卽如他住的三層洋房的門樓上便大書特書地築着『市隱草舍』四個斗大金字。這四個字用意深邃，非常人所能理會，他自號『市隱』，但他有兩部汽車，一部是他自己的，一部是他三個兒子的，他們天天要乘了汽車到上海最熱鬧的區域大馬路等處去兜圈子，他們這樣出風頭顯威風，無一不顯，而他們却自號爲『隱』。還有一個寓意古奧的地方，他的三層洋房本是磚水門汀造的，而他却名爲『草舍』，財富嫂住的草舍叫做『草舍』，吳志仁住的洋房也叫做『草舍』，孔夫子說得不錯，『名不正，則言不順』，這種地方的確叫說話的人爲難。不知他是敬慕草舍至於極點而冒牌稱爲『草舍』呢！還是看不起磚造的洋房只當做草舍看待，將來造一座金屋才不算草舍呢？別人是不得而知的。

吳志仁有三個兒子，一個立德，一個立功，一個立言。志仁自己買了三個姨太太，大兒子立德也已經買了一個，第三個兒子立言尚未娶親。他們的生括大綱是這樣的：每日十二點鐘走起，吃過參燕等補品和糕餅和早飯之後，志仁便去吸鴉片，太太姨太太們便去梳妝，立德立功便去賞鑑太太或姨太太打扮。到下午四時男的烟癮過了，女的裝扮好了便吃中飯。中飯後坐汽車出去兜圈子，六點鐘回家吃過點心後打牌，打到九點鐘吃夜飯，飯後上戲館，戲館裏定好的坐位早有用人在那里看守了。半夜出戲館在菜館裏吃些東西才回家，老頭子志仁一到家便去吸鴉片，其餘的人或打牌或閑談，到半夜後兩三點鐘吃些人參燕窩等補品才就寢。終年如此，沒有變化，即使變化也只會有一種變法：常常於九點鐘吃夜飯之後男的們各乘汽車到妓院裏去了，等汽車從妓院回家，女的們才能上戲館。

吳志仁除了吸鴉片好宿娼之外，還有一種特別嗜好，便是好古董，古琴，古書，古畫，古碑帖，古圖章，尤其好古玩。他家裏有三個琴師，兩個琴童，爲他奏樂，兩個古玩匠爲他裝璜修理古玩。他只好古琴，胡琴，月琴便有些看不起，外國的風琴披霞娜更要反對了。他買了古書裝璜起綢而來放在書櫥裏，從來沒有看過，一層是不大看得懂，一層是他每日的生活已儘夠他忙了。他以爲破爛的古畫是高品，西洋畫裸體畫是俗品。他十餘年來購買古物一共化了六七萬塊錢，他的寬敞廣大的客廳是一個古物陳列所，壁上掛着古字古畫，七八個高大的紅木架子上面擺滿了種種古董玩物，最多的是古磁器，次多的是古玩。

翠英走進鐵門時有一個門房來干涉伊，大聲呵叱道：

『你做什麼？』

「這里不是吳志仁家裏麼？」

「你膽敢叫我們老爺的名字？」

「吳老爺不是里仁村的人麼？」

「里仁村和你什麼相干？」

「里仁村和我們擇處村相近，我是他的同鄉。」

這時門房裏跑出兩個汽車夫，一個冷笑道：

「嘿嘿！又是同鄉！同鄉這樣多！個個人都要跟我們老爺認同鄉。我

們老爺最討厭最可惡的便是同鄉，他說同鄉便是窮鬼，同鄉個個都是窮鬼，沒有一個同鄉不是來打抽豐，來敲竹槓的。老爺吩咐過，有來和他認同鄉的，不必通報，一概謝絕，不許走進去。」

他們的老爺確是不和同鄉往來，只和兩個富翁的同鄉一個美國的洋輪

林的同鄉往來，另外有兩個比他更闊的富翁同鄉，他是常常去拜訪常常請他們喫酒的，有時還要孝敬幾樣古玩去巴結他們。

「快出去！我們老爺不見同鄉。」門房惡狠狠地望着翠英。

「我不光是他的同鄉，也是他的親戚，他是我堂分娘舅。」翠英乞憐地解釋，說了覺得有三分傲意，有三分光榮，自幸做了這樣闊的富翁的親戚，以為這句話說出去可以得到門房的一點敬意。那知不如伊所料，門房更兇起來。

「我們老爺有你這樣的告化親戚麼？不要冒充，滾出去！」

「門房先生，你要曉得皇帝也有草鞋親，保得住你們老爺沒有窮親戚麼？」

他們說話的時候，另外一個汽車夫在旁邊看翠英，他覺得伊雖然穿着七穿八補的衣服，雖然面容因焦慮辛勞營養不足而枯黃瘦削，但細看仍可找出

一二分可愛處。他便笑向門房說：

「你不要罵伊，你看伊倒不醜呢！」

他又把下流的笑臉轉向翠英說：

「喂！你多少年紀了？年紀不要太大才好。你住在那里？今晚上好

不好來看看你？」

這時候二層樓的洋台上有兩個丫頭朝着門房這邊問什麼事，翠英聽見丫頭的聲音仰頭向那邊望去，見洋台上有兩桌人在那里吃酒。

原來今天下了雪，花園裏的草地上草舍上都蓋滿了雪，吳志仁全家搬到洋台上吃飯帶便賞雪。身體瘦長，臉色枯黃，生着幾根稀疏的老鼠鬚的吳志仁和他的三個白面的文弱的公子坐在一桌，臉兒已變成鷄皮頭上也已雜了些鶴髮的老太太和三個姨太太兩個少奶奶一個姨奶奶坐在一桌。男

的女的個個都是繡衣錦服，狐皮襖貂皮襖，狐皮袍貂皮袍，而女的肩上都披着獺皮，銀鼠等皮圍巾。七個婦人每人一個丫頭，丫頭和姨太太除了一條辮以外沒有分別，一樣細皮白肉，一樣花團錦簇，一樣戴金耳環戒指，穿旗袍或半臂旗袍，一樣披皮圍巾，塗粉抹胭脂。

太太姨太太們各自把丫頭裝扮得這樣漂亮也有個原故：吳志仁娶第一個姨太太之後待吳太太差了許多，吳太太因爲自己年老色衰，不能和姨太太爭寵，便買一個美貌的丫頭做自己的親信，把丫頭盡量地裝飾起來，使伊服侍老爺和姨太太爭寵，以維持自己的地位與勢力。姨太太見丫頭正是十七八歲的當兒，比自己嫩相，諂媚的本領頗不薄弱，恐怕要敗於丫頭之手，便也效老太太的策略，買一個美貌的丫頭和伊對敵。此後第二第三個姨太太和奶奶都模仿着老法兒幹，把丫頭當將士到戰場上去爭奪寵愛。將士出馬上陣的

年齡是十六七十八九，每一個將士能戰的時期約四五年，見伊戰鬥力稍挫，不能制勝強敵時，便把伊出嫁另買一員。因此老太太現在的丫頭是第三員將士，第一姨太太也換過一員將士了。

閑話休提，言歸正傳。

翠英本已肚餓得很，看見洋台上兩桌賞雪酒便和諺語『見人吃飯肚腸癢』一樣，更加熬不住。伊越看越眼紅，嘴饑透了，兩腮裏生出許多津液唾沫，胃裏好像想伸出手來去抓賞雪酒席上的飯菜。

『飽人肚裏不知餓人飢，他們吃得這樣快活，那里曉得我的餓！』
翠英心裏這麼想着。

吳志仁家裏賞雪這件事，在翠英看來是不可思議的，伊以為世間最可賞的是白米飯，鷄魚肉，其次是皮襖，前者因為味道鮮美吃得飽，後者因為穿了溫

暖。至於雪，何等的冷！何等的凍！又可怕又討厭！有什麼可賞呢？

那兩個丫頭問知伊是吳志仁的堂分外甥女，爭着去報告老爺，一邊說一邊笑不可仰。

吳志仁本討厭這種窮遠親，今天在自己的婢妾前面出了醜，更氣得幾根老鼠鬚都要翹起來了。

「又是冒充！我的親戚真多，個個同鄉都是我的親戚！叫他們趕伊出去！」

丫頭把這個命令傳出，門房便把翠英和荷香逐出鐵門之外。

吳志仁家鄉里仁村的同鄉來求救他的很多，他向來不肯會見，也沒有借過一元半塊。但他並非不肯做好事，舉例爲證：他去年爲拍一個督軍的馬屁，曾捐過一萬塊錢給陸軍病院，那督軍大人送了他「樂善好施」四個大字，他

便把這四字做成一塊紅地金字的匾額掛在客廳裏，以眩賓客之耳目。又他的名字志仁是『有志於仁』之意，他家的堂名寶善堂（有一塊金地黑字的匾額掛在客廳裏）是『以善爲寶』之意，均可爲證。

一一

翠英從吳志仁家走出，雪已停止，但因停留了一忽沒有運動，在街路上被寒風一吹，冷得發起抖來了。伊抱了女兒向日府同鄉會的路走去，以爲同鄉會的錢是照規矩要給的，總不會使伊空跑一趟。

伊很羨慕吳志仁一家的寫意生活，心裏想道：

『我一日做到夜，一年苦到頭，仍舊要凍要餓，他們真好福氣，天天只顧玩，

什麼事也不做，却是喫好着好。真是不種泥田喫好飯，不養花蠶着好絲！

一般平民應用諺語的本領不讓老先生的應用典故，不讓古人的應用詩經的「詩云」，他們對於諺語好像老學究之對於五經，奉諺語爲至理名言，作爲一切評判理論的標準。總之，諺語是百姓們的最高的智慧。翠英是個靈敏的婦人，所以更精熟於應用諺語，裝了一肚的智慧，隨時可以應用。

伊對於吳志仁又抱怨起來：

「他發了大財便不認窮親戚了，他小的時候也收過牛，也耙過牛糞狗屎！

……我將來要是有錢也要到他家隔壁來租座洋房住給他看看。」

伊希求早日發財好來住洋房出氣，但伊出氣還不夠，還要報復：

「最好他的當店布莊他的住屋都給火燒個精光……燒個精光……最好他窮得一點也沒有，到我的洋房裏來求我救他，讓我教訓他一頓……那才

痛快……！

伊在熱鬧的馬路上一路想張想李一路走，全神灌注地思想得太深了，顧不及路旁的行人，不提防和對面走來的一位少奶奶擦了一下。荷香的衣服垢膩得宛如漆過黑漆一樣，翠英的衣服也很骯髒了，起先落了滿頭滿身的雪，後來雪融了，頭髮衣服都是溼的。荷香被母親抱着走，這一擦把少奶奶從肩下垂到胸前的粉白的皮圍巾弄髒了，而荷香的頭髮裏藏滿了煤灰塵土的後腦剛好撞着少奶奶的右臉頰，把白粉紅胭脂的臉頰上染上幾點溼的煤灰。

少奶奶尖着妖怪似的嗓子喊了一聲，在少奶奶身後走着的少爺因為翠英碰了他的美人，氣極了，提起他的穿着皮鞋的脚用力踢了翠英的大腿一下，伊便跌倒在大半融化了的雪地裏。

「瞎了眼的東西……該死的東西……！」

少爺罵了兩聲，又趕快轉身去問少奶奶道：

「碰痛了沒有？面上痛不痛？」

彼此走路都走得很慢，這一擦是擦得很輕的，伊本一點也不覺得痛，因為他這麼寵愛的詢問，伊把注意集中在被擦的面部細細分辨了一番，似乎沒有一絲的痛，又似乎恍惚有一點極輕，輕得和柳絮一樣的痛感。伊便撒嬌地說：

「還好，稍微一點兒痛。」

少奶奶拿出粉盒和繡花絲帕來，用小圓鏡照着把右頰的齷齪揩了，重敷上一些粉，少爺便挽了伊的臂前去。

翠英本想開口回罵，因為三日不吃飯，又跑了許多路，已經很疲弱困乏，只得忍了痛用手摩擦着大腿。不多時伊的屁股上有一種既冰且溼的感覺，原來路上融雪的水浸入伊的破舊的棉褲了。伊只好站起抱了女兒走去。

從吳志仁家到日府會館也有六七里路，伊跑到同鄉會館已經七點鐘了。門房告訴伊會長錢潤身不在會館裏，他住在爲美里一號，離此頗近。翠英依着門房說的轉南朝北的話找去，即刻便到了，由門房通報了便傳進去見。

錢潤身約四十幾歲，養着兩撇八字仁丹鬚，皮膚白嫩，表示他是沒有勞苦過的，他剛吃過夜飯正在喝他照例的飯後的雙窰珠蘭。他大模大樣地望着翠英走進來，儀表莊重而威嚴，但威嚴裏含了有一種做慣了的仁慈的態度。

他見翠英身上又溼又髒，怕污穢了他的椅墊和地毯，便叫娘姨拿了一個大蒲包來鋪在地毯上，叫翠英坐在蒲包上面。這是一個三樓三底的小洋房，翠英有生以來第一次進這樣富麗的客廳，陳設之繁華使伊眼睛都昏花了。伊想道：

「有錢真好！屋裏燒着這樣暖和的火爐，鋪着這樣好看的花地毯，這樣

闊氣的桌椅和繡花的椅墊，壁上掛着這樣好看的畫……啊！有錢真好！有錢真好！人家都是有錢的，人家都是銅錢堆出大門外的，只有我偏偏是頂苦的窮鬼……有錢真好……」

翠英在吳志仁家碰了釘子，此時更加不敢說出口，但想了幾次只得硬起頭皮來把來意說明了。

門房進來通報時，錢潤身早已知道這窮同鄉之來無非是求救借貸，但他因為要使所有的同鄉喜歡他讚揚他擁戴他，所以他不肯得罪人。他應付人的方法又極圓滑周密，能夠使每一個為求救借貸而來的窮同鄉空手回去，而很高興沒有怨意，還要說他人好，說他寬厚和氣。

他聽了財富嫂的話皺了皺眉頭復又露着溫和的笑容說：

「同鄉會館裏確有這個例，但要有董事的薦書保證我才可給你錢，當然

不能說你是冒充，但我們府裏有頭兩百萬人，我那里認識得這許多？」

「那一個是董事呢？」

「董事一縣有一個，你們縣里的董事是吳志仁，只要他一封薦信保證你確是流落不能歸家，我馬上便可給你錢。辦公事都要照規矩辦，我一人作不來主。」

翠英心裏恨恨地想道：

「偏又碰着吳志仁這冤家！」

錢潤身喝了一口雙窰珠蘭，用兩手指摸着八字仁丹鬚，停了一忽說道：

「同鄉會裏也困難，房子要修理，用人要薪水，春分冬至要大吃兩次酒席，每年要解許多棺材回家鄉去，現在又要到松濤山去造一個別墅給各縣的董事去避暑。」

錢潤身是前清的翰林，曾做過一任知縣，頗有資產，又以慈善家道德家著名，生着一副温和仁厚的相貌，善於買服人心，得人信仰，在家鄉是一個『鄉愿』，在上海同鄉裏聲譽更隆重，所以人家選他做了同鄉會長。

他曾做過博愛論，原仁論，孔家汎愛墨家兼愛三篇桐城派的古文，在同鄉裏傳誦一時。他也研究佛理，也加入同善社。他自號『潤身』是取大學上『富潤屋，德潤身』之義，其實他是身也潤了，屋也潤了，住洋房，穿狐裘，還不潤飾夠了麼？但他與其名為『潤身』，實不如名為『潤屋』更適當，因為他穿的狐裘不過一百元左右，他住的屋却費了兩萬多。大學上『德潤身』這句話應改為『錢潤身』，因為他那一身光輝閃耀的衣服是用錢買來的。

錢潤身又辦了一個殘廢貧民乞丐教養所，他自任所長教乞丐替他做工，十分苛待，一天逼着做十四小時的工，飯食又極惡劣，實際上是一個不化工錢。

的工廠。他既做了慈善事業，又有工人替他生產。他是靠慈善事業吃飯，靠慈善事業掙大家私的。可是進他的教養所的貧民乞丐上了當，有苦得不堪逃出來的漏了內幕的消息，外面的乞丐都情願告化不願進去受教受養了。錢潤身便請警察局替他捉拿乞丐和游浪無住所的貧民，乞丐們四處竄逃，但終逃不出警察之手。他模仿『強迫教育』四字，替他的捉拿乞丐這件事加上一個美名，叫做『強迫慈善事業』。

他辦了幾年教養所，做了幾年同鄉會長，便造了一個小小的里，第一號的洋房自己住，其餘十九幢單幢房子租出。他取了一個里名『爲美里』，是用論語上『里仁爲美』的美意。

他的教養所裏的辦事人用教養所的名義奉贈他一個匾額，題着『博施濟衆』四字，和他客堂裏的清道人寫的『明明德軒』的匾額掛在一塊兒，一

塊紅地金字，一塊綠地金字，紅綠相映，金光燦然。

他看看坐在地上的蒲包上的翠英，人還年青，可以做工，使用萬然可親的態度對着伊說道：

「我想把你弄到教養所裏去，這教養所是做好事，有飯養活你到老，不過小因不收，你把小因交給你男人去管，你自己進教養所好不好？」

原來他的教養所只收年壯的人，幼童，老人及殘廢不能做工者都不收，便是警察替他捉進去也都放出來了，——這放字有語病，那些衰老的乞丐和瞎眼，蹣腳，勾背，生爛腳瘡，手脚不全的殘廢者都懇求讓他們住下，而硬被驅逐出所的。

「會長先生！我的男人斷了手，瘡也沒有好，睡了幾個月的牀不能做生
活，要我去養活他，我把斷了腳的女兒交給他，不是叫他們餓死麼？我那里可

以撇了丈夫女兒只顧自己去享福呢？這一層實在做不到，我想求求會長先——」

錢潤身不等伊說完便用閒話支開道：

「你的小囡的脚是怎麼弄斷的？」

「是汽車碾斷的。我想求求——」

會長又插下去說：

「是汽車麼？所以我反對物質文明。」

他在不知「物質文明」四字作何解的婦人面前宣傳起他得意的主義來。他告訴人家他要實行他的主張，所以不坐汽車而坐包車，其實一半也因爲要省幾個錢。他反對六隻汽缸造成的物質文明，而贊成兩條人腿造成的精神文明。他的意思，鋼鐵的汽缸是物質，有血有肉有筋有骨的人腿是精神。

翠英從地下仰面向着錢潤身用乞憐的聲調說：

『會長先生！我求你做做好事，不要我們縣裏的董事的鷹信，先給了我，可以不可以？我剛才打吳志仁那邊來，他連見也不肯見我。』

『吳志仁是個驕奢的人，求他是很難的。』

錢潤身說了這句話便想法要打發翠英走路，他說：

『公家的錢是不能動，我看還是我這里拿幾塊去救救急罷。』

『謝謝會長先生了。』

他沒有理伊的話，朝裏喊了一聲：

『春梅！』

『噯！老爺什麼事？』腰門裏露出一個十幾歲的丫頭，

『對太太說，有個可憐的同鄉在這里，拿四塊錢來給伊。』

丫頭應着進去了，翠英多天不見洋錢，幾個銅板也想不到手，覺得四塊錢簡直是一筆大款，心裏一鬆，想道：

『有了救星了！』

此時荷香用像要哭出來似的聲音說：

『媽！~~~~~要吃飯~~~~~』

『不許作聲！』

翠英在女兒臉上打了一個巴掌。

錢太太知道這是錢老爺應付窮同鄉的故智，便教春梅來回答說：

『老爺太太說家裏恰恰沒有錢，王媽這個月的工錢還沒有付，叫老爺自

已到中國銀行去取給伊。』

錢老爺看了看左手的金手錶說：

『這真不湊巧！銀行早已關門了。』

他做出爲難的神氣，復又迅速地變成仁慈的憐憫的表情說：

『大有大煩難，小有小煩難，我們家裏也有缺錢的時候。對你不起！下回再來罷。』

明天是三十，各處往來的賬務要結算，過了年人家請我去吃，我請人家來吃，吃新年酒一直要吃到正月十八過，我一時沒有工夫，你來也曾我不着。平時我也很忙，在家的日子很少，人家來看我常常着不着我。』

翠英站起辭退時，錢老爺用慈祥的和藹的眼光向伊點了點頭。

翠英母女的生了凍瘡的耳朵和手腳，在紅紅的火爐旁邊坐了些時有些發燒了，此時出門觸着外面的空氣，更有一種冷的感覺與刺激。

外面好大的暴風狂雪呀！

三

「一事無成實可憐！
兩眼睜睜看老天。
三頓茶飯無着落，
四季衣衫不周全。
五更想起雙流淚，
六親無靠苦黃連！
開門七件全無有，
八字生來顛倒顛。」

九月單衣難耐冷，

十字街頭去討幾文錢！

昨夜氣候冷得極厲害，泥塗籬笆的牆壁上泥土落去大半了，冷風從籬笆的隙孔裏貫穿進來，這間破草舍裏便和露天相差無幾。財富嫂一家三個人睡在一條板硬的破老棉被裏，時常凍醒，財富夫妻兩人凍得抽腳筋，荷香因爲膝頭以下砍去了，所以沒有吃抽腳筋的苦。財富嫂早上走起呆坐着無事可幹，想到自己的苦的命運覺得很悲傷，便唱起上面這首歌謠來，唱得鼻子也酸了，眼睛也溼了。

伊想真是到了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的時候，想來想去不知如何是好。伊唉聲嘆氣地對丈夫說：

『哎！窮人無六親！吳志仁我雖不是他的至親，但總算遠親，我要是有錢』

他那里不把我當客人看待……這樣下去，如何了結……世上沒有一個好人，都是可惡的狼心狗肺！

到美國去玩幾年，可以得哲學博士，做些『上帝呀上帝呀』的祈禱詩，可以得諾貝爾獎金，而財富嫂發明了『世上沒有一個好人，都是可惡的狼心狗肺！』這個千古一轍的，堅如鐵石的，不可移易的，擲地作金聲的真理，却連一個『狹士』也得不着，一個銅板的獎金也得不着。

財富嫂發明了這個真理之後，便到自己身上找活路：做女工麼？要學習兩個月，學習期內還要吃自己的飯。做娘姨麼？在未做滿一月，未領到工錢之前，丈夫和女兒的飯那里來……這些都是遠水救不得近火的，目下急於要救濟的是燃眉之急……衣服都已當光，身上穿的是幾年不穿了的當不了錢的破衣服。一條半新的棉被已當去，現在這條板硬的破棉被三個人要

靠牠過夜，不能再當，也當不掉。

終於想出小救星了：伊身上有件單布衫，便是生荷香時穿到慈濟里，慈善里，處仁里，得知里，積德里去過的那件梅花衫，但梅花已不復存在，因為背部霉了，打了一個大補釘，補釘上又打過補釘了。伊明知這件破布衫當店裏不要，但總希冀或者萬一能夠當幾個錢來救急。

伊把梅花衫脫下，穿着赤膊棉襖。拿着梅花衫出門時，吩咐荷香再出去做告化。

今天仍舊是雪天，伊少了一件單布衫，只穿着赤膊棉襖，冷風從袖管裏鑽進去，更覺得冷。不多時跑到了廣濟當。因為十二月三十是窮人一年苦到頭的虧空窮乏的程度到了最高點的時期，是窮人被債主追迫得最緊最急，強索得最兇最嚴的時期，總之，是窮人第一個難關。所以當鋪裏生意極好。翠

英走進當舖看見滿店室都是人，沿櫃台密密地擁擠着，各人手上拿着包裹求當鋪朝奉先替他的東西估價。翠英想人這麼多，預料擠不上去，便站在角落裏等候。

那知道來者還是絡繹不絕，出去兩三個馬上便有兩三個來補充，始終是擁擠着。這些人都是苦到無路走的第四階級的赤貧的窮人，老的壯的男女的都有，大都是做小工的，做小販的，拉車的，做傭工的，其中也有幾個舊家子弟，頭家蕩產一貧如洗的破落戶，也有幾個小資產階級的人。

等了兩點鐘，人數不見減少，而翠英肚裏已經餓了好幾陣了，饑餓一陣陣地來和潮水一樣，其勢洶湧不可當。伊不耐再等了，便到比伊的頭頂還高的櫃台前擠在人堆裏，用生滿凍瘡的手拿着伊那件梅花衫高高舉起放在櫃台上，而那隻手仍舊保護着衣服怕被扒手扒去。

大家都要爭先當了出去，翠英向徽州朝奉懇求了好幾次，而那徽州朝奉耳無聞，目無見，毫不理睬，只顧他慢條斯理地做去。他的臉好像是石頭刻起來的，沒有熱的活的血脈的流行。

翠英在高大的櫃台下站了半點鐘才輪着伊，那徽州朝奉把伊手裏的梅花衫奪去打開一看，那板方的臉上馬上佈起幾分怒色，那本來含着輕蔑的眼光裏更加上侮辱的成分，對着翠英叱道：

「**啐！你來尋開心麼？生意這樣忙，你倒來打岔！你還在打瞌睡，回去睏睏醒再來！這樣東西也好來當錢！**」

徽州朝奉把梅花衫一摔，去照應另外一個主顧了，翠英羞慚得很，接了衣服三脚兩步地逃也似地奔了出來。

伊本想再到濟仁當去試試看，但伊是要顧體面的婦人，怕再被人家罵，所

以便一直回家了。伊走過一個燒餅攤時，燒餅香一陣陣地鑽入伊的鼻裏，伊覺得這簡直是普天之下唯一無二的香氣，隨便什麼山珍海味沒有這麼鮮美的好味道。伊捨不得即刻放棄了這香味，放慢了脚步想多嗅一忽。伊真想嘗一嘗，一口氣吃他幾十個，無奈身邊不名一錢。忽然想着荷香總已經和昨天一樣討着銅板了，便又加了速度直奔回去。

到家只見財富一個人睡在牀上，荷香還沒有回家。財富因為冷得很，把僅剩的幾塊柴拿來燒起取暖，財富翻了翻身說：

「柴要兩着下回燒飯，不要糟蹋了。」

「差不多要翹辮兒了，還想燒飯！我們吃的飯在那裏？不要做夢了！米還沒有舂，秧還沒有蒔！」

財富嫂說着仍舊要燒伊的柴，把洋鐵箱做的破爐灶搬到財富睡着的牀

頭來燒，伊便坐在牀上烘火。烘着火等了好半天，才見荷香空着一隻手回來，說是沒有討着銅板，但言語很支吾。後來盤問起來，伊招認討着四個銅板買了兩個燒餅自己吃了，想再討幾個銅板回來只是討不着，雪又下大了，所以只得回來了。

財富嫂怪荷香買了兩個燒餅不拿一個回來，打了伊一個耳光，小孩便號啕大哭了。母親打了之後又悔了，想到一窮至此，要靠斷了足的女孩告化了來活命，想得十分傷心，便也倒在牀上啼泣了。

財富勸老婆不要哭，勸了多時才把伊勸止。伊用袖管擦擦眼淚走下牀去，拿了兩塊柴來加在爐灶上，一邊烤火一邊思索怎樣解決目前的餓死問題。後來伊想着那件梅花衫當是當不出去，給收舊東西的却可以換幾個錢，伊便留心聽門外有沒有喊着『爛東西！阿有爛東西？』的收舊東西的。

過了些時伊走起想去尋尋別的破舊東西，拿來和梅花衫一道賣。都尋到了，只尋着幾十條破布片，一個牛肉罐頭，一個香水瓶，一個煉乳罐頭，一隻破網籃，網籃裏幾雙破鞋破襪，和一隻破柳條箱。伊把柳條箱打開一看，伊的視線在柳條箱裏停了錨，呆住了，發怔了。

原來這破柳條箱裏放着一包獎券，所以使伊發怔發呆了。伊彎身把包兒取起，坐在牀上打開包兒來看：裏面有很厚的一疊，上面一大張慈善券是最近兩月前在百中獎券號買的，最底下一條東方股券是五年前在萬利獎券號買的，其餘七八十條記不清買的時地，但總不外是五年來到盧陸茶莊去揀茶的途中的幾個獎券店。

伊買這些獎券每次失敗之後本已知道這是等於廢紙，不再發生效力的了，但伊總覺得這東西是很神秘很奇異的，保存着將來或者還有中頭彩之一

日。但一條一條保存下去，中頭彩之期却是渺茫得很，直至今日伊已恍然，斷定這個時期是決不來臨了。

這一條條的獎券是伊一生失望的記號，這紅綠的彩色裏埋葬着伊的美麗的幻想，幸福的希望。伊對着面前這一堆幻想的墳墓，希望的墳墓，想起伊的苦楚的身世，窮困的經歷，心裏非常悽楚，熱淚迅速地滾了下來。這些墳墓又做了伊的前車之鑑，做了伊一生的象徵，預示了伊未來的運命。伊也明白了這一層，伊嘆道：

『我完了！我完了！我沒有好日子了！我真是前世不修，今世修修沒工夫呀！』

伊又可惜起這些錢來，假使不買獎券，現在也還有二三十元，不至受餓了。伊由傷心而痛苦，由痛苦而怨恨，便把一疊獎券投在牀前的爐灶裏燒燬。

了。伊看着紙灰從火燄上飛騰，又倒在牀上抽抽咽咽地哭了一場。

過了多時，收舊東西的只是不來，而肚裏的饑餓的潮水又湧起來了，於是伊又只好忍了哭來想法解決『吃飽了再說』這個先決問題，這已是火燒眉毛，不容再緩的了。伊想想只有叫女兒再去討錢的一法，但又怕女兒仍舊自己吃了不拿回來，伊便和女兒同道去，既可幫忙討，又可監督。

出門時是午後三時，外面又在飄着白雪，吹着急風。伊的虛榮心很盛，極不願到街上去告化，但伊想着『老仔面皮，飽仔肚皮』這句古語便決心和女兒同去了。女兒在前面，伊跟在後面，冒着雪在雪地裏慢慢地移着步。

『老爺太太！
做做好事！』

荷香用細小低弱的童音喊着這句口號，而翠英默不作聲，伊做了告化子還要顧體面，伊覺得喊出這句乞憐的話是再難為情不過的。伊最怕遇着棟

茶的同伴，伊甚至遇着任何一個街上的行人，都害羞，伊希望街上一個人都沒有，單單留着伊們母女兩個。

母女兩個緩慢地踱着，踱了一點多鐘，踱到一條馬路邊上的同樂春菜館，旁邊的屋簷下，揀了一塊沒有雪的地方坐了。今天是年三十，路上行人很多，很熱鬧，可是翠英太晦氣了，今天的行人都是極匆忙的，有的收賬，有的上成衣舖去取他定做的新衣，有的上理髮店去把頭臉修理得漂亮，有的去辦年貨，買年糕，買火腿，買雞鴨，買肉魚，買糕餅，買糖菓，買裝飾品，買玩物……總之，大家這麼忙，都是爲了要努力使自己一家人過一個快樂的新年，過一個幸福的新年，過一個興高彩烈喜悅歡笑的新年！大家都被期待着自己的將實現的新年的愉快的狂熱迷住了，誰也聽不着荷香爲飢餓而喊出的乞援聲，誰也看不見翠英那憔悴黃瘦的臉貌。

同樂春菜館樓上吃酒的人很多，『三元！』『五魁！』『四喜！』的叫聲，『哈哈！』的哄堂的笑聲和樓下馬路邊上荷香的『太太老爺！』的喊聲遙相應和。但樓上是洪大的聲音，樓下是弱小的聲音，樓上是歡樂的聲音，樓下是淒涼的聲音，樓上的聲音出自厭足了膏粱之口，樓下的聲音出自空空如也的餓肚，所以雖然相雜相混，其實是各不相犯的，不能調和的。

『炒子雞一盤』

『醋魚一盤』

『紅燒肉一碗』

『倥倥！冬筍肉絲快一點！』

『倥倥！來一碗火腿麵！』

『倥倥！獅子頭還不來！』

這許多佳美的悅耳的菜名不時地跳進翠英的耳裏，好像是來揶揄伊，恥辱伊，譏嘲伊，又好像是引火線，故意來引起伊肚裏燻燻的饑火。

一直到天色全黑了，沒有人來施捨一個銅板。這又是一個嚴寒的冬夜，翠英母女兩個冷得只是打顫。伊只得站起抱了女兒回家，一路經過店舖的門口，最引伊注目的是一切可喫的東西，如花生糖，糙米糕，米，麵粉，火腿，鷄鴨，罐頭……都是特別刺激伊的神經的，都是很能提醒伊的饑腸的。

北風暴猛地掃蕩，凶狂地奔馳，風頭刀一樣直要割破人家的臉面，翠英本已餓得異常乏力，四肢軟弱，抱了荷香，走路更是困難，所以便因狂風的疾吹與雪地的滑溜而跌倒了。伊坐在雪地上舉目一望，前面便是鐵路，伊馬上便想到碾死在鐵路上有五十元的撫恤費。

此時伊肚裏又燒起一陣饑火，伊覺得肚子完全餓癢了，完全餓空了，肚腸

肝肺也餓得乾乾淨淨了。胃先生便趁機會提出他的救饑方略，要翠英抱了荷香向靈道走去。

「一個人只能餓七天，我們已經餓了四天了，再過三天便要餓死了！……我已到了水盡山窮……但是天高皇帝遠，天不管我，地不問我，我叫天天又不理，叫皇帝，皇帝也不睬……」

翠英這麼想着，並沒有反對胃先生之意。

「女兒是我自己生出來的……」

這是中國古聖賢賜給後代人的吃兒子賣兒子的哲理，兒子是我生出來的，所以我可以喫他，可以賣他。

「老古話「兒子做官歸，不如丈夫討飯歸」……又不是兒子，又是斷了脚的，黃皮瘦骨也養不大，便是養大了嫁也沒人要，賣也沒人要……我的男人

睜在牀上又不能做事，三個人都餓死，不如救了我的男人和我兩個人……」
伊要養活丈夫的責任心很重，而女兒和丈夫比較起來當然價值要低些，所以伊便贊成胃先生的提議了，但伊還沒站起身。

「趕快去！」

胃先生催促了，但伊還遲疑着不肯站起身。

「你餓死不餓死只在此一舉，不可失此良機！」

受不住胃先生這樣極力的慫恿，伊便抱了荷香向鐵道走去，但走到鐵道的柵門時不去開門而走過了。

「五十塊！」

胃先生大喊了一聲，五十塊銀光閃耀的圓滾滾的洋錢神速地在伊腦子裏閃了一閃，伊便鼓起勇氣走回頭開了鐵道的柵門走進去，沿軌道走到離

柵門很遠的地方站住，剛一站定伊又猶豫起來回頭走了，走不了幾步胃先生又大喊了一聲：

「五十塊！」

五十塊銀光閃耀的圓白可愛的東西又神速地閃過伊的腦際，伊敵不過誘惑的力，復又走到原先站過的地方。

「好死不如惡活……」

伊這麼想着。伊此刻找出四個理由來做伊的護身符了，第一個是女兒是伊自己生的；第二個是兒子做官歸，不如丈夫討飯歸；第三個是嫁不掉賣不掉；第四個是好死不如惡活；有了這四個充足的理由伊可以完全服從胃先生的命令了。

此時火車在遠處吼叫了，伊聽了這汽笛的吼聲心裡慌亂起來，血脈也跳

得快了，伊又走回去。

『蠢東西！』

因為胃先生這樣咆哮地怒着，伊又走到原處。

火車頭上的巨大的強烈的燈光向伊射來了，伊見了更加慌亂害怕，耳朵裏聽得出血脈疾馳的聲音了，不知不覺地又走回去。

『這是你和你丈夫的生死關頭，只有幾秒鐘了，你要失了這千載一時的好當兒，再過三天一家三口都要做餓死鬼了！』

受了胃先生這樣的恐嚇，伊又不由自主地走到原先的地方。

『我是只圖今生有飯吃，不圖後世有人身了……』

這時五十塊銀元的白光又在伊腦裏閃了一閃，但當火車快到跟前時伊的矛盾盾又相攻起來，伊神色緊張，血脈開水般沸騰，車輪般亂滾，萬分的躊躇

不決，不知如何去從。

『只要一秒鐘了，只要一推便是！快推！』

胃先生下了這樣強迫的命令，翠英全身戰慄抖顫，已經失了知覺，神志不清了，便咬起牙齒來糊裏糊塗地手忙腳亂地把站在膝下的荷香向鐵軌上一推。一推下去，伊馬上便悔了，隨即閃電一樣疾速地伸手向鐵軌撲去，想把荷香拖回。那知來不及了，伊的兩手剛執着荷香的兩隻沒有腳的短腿的時候，火車的鐵輪恰恰碾在荷香的腰部，伊雖用盡平生之力卻一點也拖不動。一秒鐘鐵輪碾過，伊拖回來的已是下半段的荷香了，伊見女兒已是這樣，登時暈了過去。

可憐伊窮而無告，凍餓夾攻，爲了餓死的恐慌，飽暖的慾望，把女兒斷送了。一忽兒翠英醒來了，伸手去摸荷香，摸到腰部碾斷的地方，摸着黏滋滋的

血肉和鋒利的切斷的肋骨脊椎骨，伊登時毛骨悚然。再摸過去摸着從肚裏流出來攤在雪地上的稀爛的綿軟的溼漉漉的裹了血的肚腸，伊害怕得發抖了，伊極悲慘地極哀悼地號起來了，懺悔的淚點斷線珍珠般滴在荷香的屁股部分。伊覺得有一件大禍臨頭了，但不知道是怎樣的大禍，心裏只想着『不得了！』三字。

伊怕警察來干涉，不大敢哭出聲音來，此地離鐵道柵門有人行走的地方很遠，鐵道兩旁的人家因為這樣奇冷的大雪天，都燒了火爐把窗門緊緊閉起，正在那裏團團圓圓地一家歡聚着，大說大笑地，眉飛色舞地，歡天喜地地，大喝大嚼地，你杯我筷地吃他們鷄鴨魚肉肴饌豐盛的幸福的分歲酒：所以沒有人聽見翠英忍在咽喉裏的偶爾迸出的哭聲，

哭了多時伊有所感觸地忽然停止了，心裏思索道：

「可怕呀！可怕呀！……餓昏了，做出這樣狠毒的事……我下世是沒有人身了！要變扁毛畜生了！……可怕呀！……我的親生的女兒呀！……」

「我真苦出黃連水來了！……我餓到這樣，凍到這樣，求人家人家不理睬，做告化人家不佈施，……靴統裏無穢自得知，那個曉得我的苦！……」

「我一雙空手，頭上戴着別人的屋，脚下踏着別人的地，人家就要趕我到露天去了，……十段已經餓煞九段半了，回去有什麼用處！……」

伊已經朝不保夕，全然無助了，自己害死女兒的五十塊錢也不忍去領取，回去也無非和丈夫一起餓死。伊又知道人類是一種絕對自私自利的動物，是一種澈頭澈尾沒有一個毛孔沒有一個細胞是例外的全個兒的自私自利的動物，向人類求幫助和爬到樹上去求魚一樣。

伊是受盡了社會的壓迫，吃盡了同類所賜與的苦楚了，伊怨全天下的人，

伊恨全天下的人。

以前有希望的甘露滋養着伊，這時希望的甘露已竭，伊是絕望了，伊是根底絕望了。

『完了！……我是完了！』

伊嘆着氣站起身，看見雪地上被遠遠處微淡的電燈光照着的許多凌亂的暗黑的血跡，和兩段小小的身軀，一段是腰部，屁股，兩隻沒有脚的短腿和一堆肚腸，一段是背部，頭顱和兩手，但左手手肘以下也碾斷了。——伊看了這些心裏不可言喻地辛酸痛苦，手脚發了一陣抖，便更堅決地向鐵道旁的兩株樹走去。

伊走到樹下，解下褲帶，把破舊的棉褲的褲腰扯破打了一個結，使棉褲不至滑下去，伊臨到上吊的時候，還怕落下褲子露出裸體，失了體面。

當伊把褲帶繫好在樹上時，伊又恐怖起來遲疑着了，但伊向軌道上一望，看見那兩段分開的小小的身軀和幾塊暗黑的血跡，心裏一痛，即便決了心。伊向樹上爬了幾步，把頭頸伸進褲帶的箍裏緊緊套住，攀着樹枝的手和夾着樹身的腿一放，——便筆直懸掛在空中了。

鐵路邊有一個黑臉的巨人似的高高的鐵煙窗，好像在那里嘲諷世上沒有餓過的人，恥辱世上沒有凍過的人，又像在那里憐憫而羞笑這懦弱者。

此時財富在草舍裏等得很不耐煩了。正在那裏想道：

『這一回來總可以買十個燒餅來吃一頓了。』

本 書 著 者 其 他 著 作

蕙 的 風

亞東圖書館

耶 穌 的 吩 咐

開明書店

寂 寞 的 國

開明書店

李 杜 研 究 (印刷中)

商務印書館

詩 歌 原 理 (印刷中)

商務印書館

朱自清作

踪

跡

全書一冊
定價四角

書分兩輯：第一集爲新詩，第二輯爲小品文；皆精心結撰之作。——讀者試循此踪跡，可以覘作者所見的人間與他在生之路上的步調。

趙誠之譯

普希金小說集

全書一厚冊
定價七角五分

普希金是俄國一位大詩人兼小說家。這本集子共有長短篇小說九篇，是他托名別爾金發表的，都是很有名的文學作品。

上海亞東圖書印行

館書圖東亞海上
 的過理整並段分號符點標式新加

說小舊

海 上 花	兒 女 英 雄 傳	老 殘 遊 記	三 俠 五 義	水 滸 續 集	鏡 花 緣	三 國 演 義	西 遊 記	紅 樓 夢	儒 林 外 史	水 滸
〔定〕	〔定〕	〔定〕	〔定〕	〔定〕	〔定〕	〔定〕	〔定〕	〔定〕	〔定〕	〔定〕
平裝四冊	洋裝四冊	甲種洋裝一元	乙種洋裝八角	平裝四冊	平裝四冊	平裝四冊	平裝四冊	平裝六冊	洋裝三冊	平裝四冊
一元五角	一元五角	一元五角	一元五角	一元七角	一元六角	一元二角	一元八角	三元五角	一元三角	一元八角

全有胡適之先生的考證傳序或引論有的有錢玄同先生的序有的有陳獨秀先生的序有的有劉半農先生的序

種 兩 說 小

短 篇 小 說

胡適之先生選譯

集中都是最精可爲短篇範本的小說。後附胡先生所作「論短篇小說」一文。

每冊定價三角。

名 家 小 說

章行嚴先生選定

分三卷 上卷：(一)雙杯記(二)西冷異簡記(三)孤雲傳 中卷：(一)說元室述聞(二)啁啾漫記(三)俠女記 下卷：(一)絳紗記(二)焚劍記(三)女賊記(四)白絲巾(五)孝感記

布匣一套，定價一元二角。

上海亞東圖書館發行

新 詩 種 集

- 嘗 試 集……胡適著……定價四角五分
- 草兒在前集……康洪章著……定價五角五分
- 河 上 集……康洪章著……定價二角五分
- 冬 夜……俞平伯著……定價六 角
- 西 還……俞平伯著……定價六角五分
- 蕙 的 風……汪靜之著……定價五 角
- 渡 河……陸志章著……定價四角五分
- 流 雲……宗白華著……定價二角五分
- 胡恩永的遺詩……定價三角五分
- 一九一九年新詩年選……北社編……定價五角

上海亞東圖書發行

科學與人生觀

▲陳獨秀序

▲胡適序

本書爲民國十二年國內學術界討論科學與人生的問題的結晶，著者爲張君勱、丁文江、梁啟超、胡適、吳稚暉等十九人。全書凡文二十九篇，約共二十五萬字。分訂兩冊。

定價洋一元

上海五馬路

亞東圖書館發行

陸侃如編

屈原

全書分三大部：

(一) 屈原評傳……陸先生著，凡五萬餘字。

(二) 屈原集……將屈原的作品加標點照新詩的格式分寫。

(三) 附錄……(1) 校勘記 (2) 古音錄 (3) 著者可疑的作品。
卷首加楚詞地圖。

全書一冊

定價九角

上海五馬路

亞東圖書館發行

俞平伯 著 顧頡剛 序

紅樓夢辨

(定價壹元)

全書分三卷，文十七篇，共十餘萬字。

上卷 (1) 論續書底不可能 (2) 辨原本回目只有八十 (3) 高鹗續書底依據 (4) 後四十回底批評 (5) 高本戚本大體的比較

中卷 (1) 作者底態度 (2) 紅樓夢底風格 (3) 紅樓夢底年表 (4) 紅樓夢底地點問題 (5) 八十回後的紅樓夢 (6) 論秦可卿之死

下卷 (1) 後三十回的紅樓夢 (2) 所謂『舊時真本紅樓夢』 (3) 『讀紅樓夢雜記』選粹 (4) 唐六如與林黛玉 (5) 記『紅樓復夢』 (6) 劄記十則

上海亞東圖書發行

中華民國十六年十一月出版

翠英及其夫的故事

每册定價大洋五角

此書
有者
作權
翻印
必究

著者 汪靜之

發行者 亞東圖書館
上海五馬路棋盤街西首

分售處 各省大書店

82

311153

311153